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五目錄

道御史

陳繼先

王度

張翼

唐舟

康榮

陳憲

孫鼎

練綱

鍾同

展毓

伍驥

閻禹錫

婁謙

張櫻

陳斌

陸愈

李興

徐憲

李經

程材

鄭巳

王傳

包澤

涂禎

林瑋

陳茂烈

任賢

王渙

馬錄

王相

董建中

蘇恩

向信

林潮

鍾善經

唐濂

呂秉彝

黎貫

劉黻

張緯

張日韶

劉頴

馮恩

藍田

朱澗

雷應龍

浦鉉

鄭洛書

劉陽

郭彌

曾紳

陳讓

侯度

鄭芸

葉經

王瑛

揚爵

蕭端蒙

包節

嚴天祥

朱木

沈楠

徐鳴鶴

胡濬

陳登雲

雷士禎

姚三讓

金陵黃應登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

刊行

目錄甲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五

道御史

監察御史陳公繼先行狀

梁潛

公諱繼先字仲述姓陳氏系出潁川十三世祖某始由金陵徙泰和既子孫蕃衍貴顯者益衆又幾世曰菊存先生元潁州路學教授以子貴贈萬安縣尹公高祖也曰學禮由潁州路學教授累官潁州路推官公曾祖也公之祖曰以道潮州路學教授公之父曰有慶先生刻志於學而行尤高推官公嘗書寤寐神人擁皂纛暨聽事前而去俄而公生焉推官公喜曰

此兒亢吾宗矣稍長穎悟特異嘗坐客羣集推官公呼令屬對公應聲而辦一坐客皆起賀時方七歲推官公愈益愛之未幾天下大亂亂甫定而居室盡燬於兵諸長老相繼歿僮僕無一人存者公甫冠從弱弟老母以居累累然鮮顧之者獨其姑夫劉尚書松來撫之諭使爲學遂往受詩於尚書公數年學日進雖貧約僅自立而氣岸高邁不少降意時人尚書公甚重之久之益肆力古學諸子百家靡不究覽蓄之既富出之沛然渾厚浩博而簡嚴精粹發揚蹈厲而鋒穎潛藏一時先生長者皆稱之或慕其爲文而求

之者輒欣然許諾退坐軒中握筆細書片楮如蠅頭
點竄瑣瑣遇得意處則琅然誦之其聲若出金石蓋
有不知饑寒之在體者久之以詩登洪武乙丑進士
第明年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改山東道出按事於山
西閩海間名聲益著繼改廣東道時天下決獄多藉
於京師又 太祖高皇帝慎庶獄決獄者惟弗稱
上旨是懼獨公所訊不用威而得其情奸宄懾伏五
鼓而興夜深而寐凡憲臺章疏多出其手訊鞠之暇
輒爲文自娛一時與公交皆名士大夫識與不識皆
稱爲陳古文而不名也昔所爲文多散失不存存者

五卷耳以洪武甲戌六月二十一日歿於官歿之日
搜其橐無餘資出其篋無完衣而床几左右惟簡編
塵積聞者莫不悲之公孝友之行本乎天性廣穎隆
準背隱起如負箕緩步徐行懇懇乎碩碩乎其大也
傲乎其自得而憂患得喪不足動其中雖坦夷自居
而詭隨側媚者不能逆其情雖簡質不華而巧技曲
中者不能測其意終始一節未嘗少變蓋公之材用
未盡施年不及下壽然爲名進士賢御史爲文章追
乎古之作者雖死無憾矣潛之老母公姊也嘗稱道
公之事以勉潛於學令詔其子賞使識之不忘

監察御史王度傳

黃佐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少肆力經書稽理脩辭爲人所師部使者以明經儒士薦起家拜山東道監察御史繩糾務持大體疏十餘上多見用會高皇帝棄羣臣諸藩不靖兵部齊泰等會議兵事度與僉謀歲庚辰監會試時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北向敗績退保濟南以歷城侯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無不可制勝者乃有東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反當軸用事忌庸等功掩已讒間遂行度等與謀者皆見疎辛巳夏六月濟南告急師徒屢敗度奏請募兵壬午春

有小河之捷命度勞師徐州而還夏五月鳳陽不守
方孝孺與度等畫策以死社稷爲言秋七月坐黨禍
戍賀縣千戶所出語得罪闔門被繫寘於法度死時
年四十有七按惠大記云度革除初爲山東道監察
御史王寅志云或曰令南海三年始召拜則其拜官
之年今皆無的據矣又云度居邑之東平坊因往役
藩司牧伯禮爲其子師會朝使祭南海神設席度與
焉酒酣索詩卽席口占數絕多所規諷或記其詠橄
欖曰南海飛騎薦荔枝誰知橄欖更清奇只因根托
尋常地無自吹噓到京畿他皆不傳矣因詢十事大

奇之又度死姻家連坐一百五十五戶籍長王宗錫
冀脫逃詭稱度爲他產冒籍然亦莫能免也冬十一
月都御史陳瑛請追論方孝孺黨上曰彼自盡其
心耳其勿問於是事漸雪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
昭皇帝曰方孝孺等皆忠臣可憫因大赦諸家族之
存者戶留一丁應戍云

監察御史張公翼傳略

張翼秦州人舉永樂戊子鄉試歷任江西巡按監察御史會歲大侵人人顛頷孳殍相屬于道公上疏繪圖請賑濟詔愍之爲發帑金數十萬甦活甚多又江岸地斥鹵可田有司憚于開墾公至爲處牛種鑿渠道有秋者萬餘頃民得殷富大臣劉觀貪婪無忌廷臣多彈射之然劉有寵於上言者反遭貶自是舉朝口噤心悸疏莫敢再公忿然曰言官之職掌爲何誓不與劉共朝於是按其不法數事力劾之上爲感悟下劉觀及子輻錦衣獄遣戍邊左中涓楊進等

佑寵要恩請玉帶金鞍圖書等物引從征王瑾故事
頗屬僭踰衆憚之不敢言公批鱗極諫事得寢中涓
輩嚙指曰秀才大膽時與御史邵玘楊爵輩齊名臺
閣生風焉忠臣直士何代無之乃羣議而單阻者多
矣張公慙直敢犯不避齒馬之嫌豈非違衆獨立者
乎所按部又能墾斥鹵請賑金垂永賴之利以咻噢
一方則又直臣中之良吏矣

監察御史唐舟傳

子亮附

黃佐

唐舟字汝濟瓊山人學優才贍中華除開鄉試永樂
癸未復試皆中第二名甲申舉進士授新建知縣始
至簡易御下若尋常然久之名愈著上下大服有問
其故曰占人所謂新任如處暗室輕動必有觸損久
坐自明未幾應求賢 詔起赴京陞江西僉事整肅
紀度郡邑承望風禾舊南昌守懼先隙闕門不能仰
視舟待之加禮衆服其量後以微累降判衢郡卽折
憲節盡安輯撫綏之道以非辜從戎隆慶衢人思之
不已 仁廟登極大臣首薦爲監察御史卽抗辯內

待階黃本固等數事風節愈勁出按浙江所至多政
譽爲人胸次坦夷光明無纖芥吟域待已接人任真
自信敷歷中外餘三十年所至有水槩聲嘗題門帖
曰雪霜半染中年髮天地應知暮夜心見者嘆服及
歸杜門不出家無擔石之儲處之晏如鄉議高之年
八十二無疾而終子亮字景明幼隨父任衢州游常
山學中永樂丁酉科浙江鄉試戊戌登進士除直隸
泗州判官改詹事府主簿旋改王府長史司奉祠永
樂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以舊恩賜鈔幣握寧國府
同知謝恩詩內侍傳宣出建章東宮寮屬被恩光親

勞御手分文錦又勅中官賜玉漿五品大夫名不忝
萬年 天子壽無疆小臣戀國心長在時望彤雲捧
玉皇

監察御史陳憲傳

江西道監察御史陳憲字廷章浙江定海人由進士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江西莊重知憲體其在江西政績尤著糾察方面及郡縣吏之賢否而去留之悉公人用悅服南昌之民舊苦三司供給郡縣因之爲已利憲悉革之民大稱快吉安守禦千戶所清貪淫兇惡殺人破家殆不勝紀都司受賂常曲庇之按察司巡按御史雖知之皆怯懦莫敢問憲至廉得清殺一家無罪三人執訊引伏械送京師一郡晏然舞抃於道他善政尚多旣歸同官以鞫獄出人相訐者引

憲初鞫爲證俱集刑部憲事已白以待覆奏未出然
已有病時施禮署部事實寬而無制屬吏肆爲姦弊凡
死罪繫獄者悉得自便滅清雖罪狀明白尚繫刑部
獄未決夜竊至憲所詬詈捶擊憲憲忿恨竟以宣德
三年十月卒於刑部於是公論皆咎禮後 上問侍
臣曰聞御史陳憲能持身振憲紀今安在侍臣以實
對 上深惜之自是不直禮後有告清他罪者立命
磔於市

河南道監察御史康榮孟嘉墓志銘

楊士奇

正統七年河南道監察御史康榮孟嘉奉使廣東明年秋使事畢將歸得熱疾布政使南昌彭公按察使蕪湖郭公合三司察屬徧求醫療竟不起九月二日也發其裝蕭然遂相與治棺歛且歸其喪孟嘉吉之泰和人自少勤學雖貧志操卓然宣德中舉賢良爲廣西按察知事持其言行不肯苟且而勤於職務按察使謝瑾及其察佐皆一時之賢者亦皆賢孟嘉瑾嘗語人吾輩以友道待孟嘉未嘗以屬而孟嘉事其

上官皆謹凡所施於下吏者亦咸見敬愛三載考最
刑部尚書匡曰魏公前未嘗議孟嘉採諸輿論薦爲
監察御史益明法意究大體用刑能恕而致勤夙夜
操行益嚴不肯枉道徇物嘗巡按浙江歲餘君子稱
其嚴而不察公而有禮得憲體之正孟嘉在察院處
其同寮相好無間言獨都御史陳智怙勢騁弘昵邪
讐正凡其屬之正直者及爲上直大臣所舉者智皆
惡其不阿徇已而不禮逝之或導孟嘉盍少枉以取
容乎孟嘉曰彼所爲若是將不自容何能容人無幾
智及其所素昵者皆以罪罷黜如孟嘉言孟嘉爲人

和厚坦易廉潔公正與物無競其卒也士君子皆爲
之嗟悼其享年四十有八孟嘉余女弟之子十二三
從余在兩京二十餘年自束髮間一善言輒服膺之
不混儕流俗今卓立如此余方資賢甥以終老豈謂
溘先吾而逝也嗚呼惜哉

監察御史孫公鼎傳

京學志

公諱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溥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壹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置本原錄錄諸生善行學以身爲率不事譏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輿粹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厝手嘗見庭橘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畀諸生同嚼之一生獨取其二公問之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飢甚奏免其

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庚午秋
試時 上北狩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
當簪花燕饌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
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旣而
詣 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于文信
公祠去蒞所部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
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金陵
王林朴以賢良徵公薦以自代不允而擢林朴僉事
董廣學政會勅封公父母得告歸省父間 恩命至
擁騎以迎公塗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

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當道屢欲論起之郡
守江浦張瑄疏公孝追曾聞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
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
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
歸六載爲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監察御史練公墓誌銘

王儼

公諱綱字從道姓練氏蘇之長洲人高祖貞元浙江
行樞密院都事曾祖文達海道萬戶府總管祖則成
洪武初由春坊司直改河南道御史以直言授旌賞
考哲封監察御史母王氏文靖公汝玉之女贈孺人
公在童孺時有鉅人志長而嗜學通春秋宣德乙卯
領鄉薦名在第二會試入胄監歷事都察院正統乙
巳 英廟親征北虜未還 景帝監國尋卽大位時
京師擾攘人心洶洶廷臣雖職居臺諫亦莫敢昌言
國是公據古証今上中興要務八條一曰謹天變二

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其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冬十月虜進逼京城公復上勤王急務謂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然我國家輿圖之廣倉廩之實甲兵之利固非宋比也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輩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爲和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卽爲姦臣宜急加誅以爲衆戒疏入

上感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可任風紀卽日授公浙
江道監察御史明年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皆一時
安攘大計辛未奉璽書巡視兩淮鹽課權貴爲之歛
戢壬申還朝賜宴光祿寺以示優異尋以邊境未寧
虜情叵測上軍國大計八條皆見嘉納時吏部缺尚
書上命舉可稱任者公率同官言左都御史王翱
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傑履端方大理寺卿薛
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
躋王直上於是召王翱爲吏部尚書以年富爲戶
部而薛瑄亦相繼大拜三載賜勅命有式克振勵不

悉厥官之喪先是京師有警兵多離次遣使四方召募丁壯聚之勇敢營歲久逋逃者衆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公上言召募之初旣諭以大義復許以事定遣歸故健夫勇卒雲集京師爭先自效旣而淹留日久恩寵未及饑寒迫身勢必逃避且皇上嘗體天地好生之仁於犯大辟者尚原其死俾隸尺籍何至使應募無辜之民與之爲伍刑賞失中莫此爲甚方今水旱相仍流亾接踵萬一事例太重搜求太急致生事端爲患非小兼之邊務尚殷急於用武他日復有召募誰其肯從 上是其言悉詔不問義勇得

復於民者數千人甲戌巡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爲盜渠魁未獲而逮繫脇從公至釋之趣師勦捕且追咎其典守者於是與衆相忤按察使楊珏乃誣撫公於朝當遣亦多忌公遂左遷陝西邠州判官再徙甘肅州前衛經歷部符未下而公已丁外艱歸矣自是絕意功名尋復舊業於尹山之陽爲終焉計建思菴於先塋之側塑先賢范文正公文信公像於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於時當學范文否則爲文公爾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吾志識者憫焉公賦性剛毅不肯下人好善之心雖切不嫉惡太甚事有不可雖達

官貴人亦面折之不爲少容以故立朝未久一斤不
復亦其勢然哉春秋七十有六

貴州道監察御史贈大理寺左寺丞謚恭愍鍾

公同傳

程楷

鍾恭愍名同字世京吉之永豐人翰林院復之子復以文學氣節軋時輩居京師與劉忠愍連却第忠愍諫死時復以母老不與名恭愍趨庭稔聞正論復既歿學益深過廬陵忠節祠歸銘座右曰生不登進士第死不登忠節祠豈丈夫哉景泰庚午鄉舉辛未舉進士壬申拜貴州道監察御史入臺風采諤諤時天下多事凡大計輒敢言景皇帝既渝盟奪嫡會所建薨憲廟逃潛邸倖侍擬必有所待恭愍則曰天

下事無重於此者吾固不敢默雖然不可以輕言無
補甲戌積陰晦逾日求直言五月四日適獲韃賊知
虜情叵測因上章先虜事中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
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茲皇儲未建國本
無依而虜警天變中外洶洶誠不可不慮也 太上
皇兼侍 皇上友愛甚周今 上皇之子兄弟之子
猶子也天資厚重亦無過舉誠可爲宗廟社稷託伏
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擇日行禮復其儲位仍
選蹇諤之儒臣日侍講讀庶緝熙聖學用延祖宗無
疆之休天下幸甚臣同昧死敢言 帝不憚然重天

變仍優詔褒荅所言事理深有憂國愛民之心然事
有難易從多官議說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
儲言有旨鞫訊蔓辭連及並下錦衣獄命牢固監候
審尋萬狀踰明年八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先議
及儲事至是以考績來 上憤其言因被杖左右曰
皆鍾同倡論至和者再三同是罪首耳遽封大杖入
徃杖至百腐腫逾六日死獄中時八月二十六日也
年三十二瘞尸獄中丁丑 英宗復辟國子生葉華
朱圭以爲言贈大理寺左寺丞錄長子啟爲國子生
已卯得尸詔給衣棺馳驛歸葬尋授啟咸寧令以疾

龍成化癸卯妻羅重以爲請 憲宗特命錄其仲越
爲通政司知事月給羅米一石丁未越以易名典請
乃謚恭愍俾從祀忠節祠恭愍方在庠序隙地特出
紅葵一本迥異旣莖字木巢烏鵲產白雛者而納諫
章時馳馬出馬溝伏不肯去同憤曰死同耳我馬奚
爲馬猶迂迴再四乃去後三日死廐中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展公毓墓志銘

李東陽

公與家君友且二十年東陽七歲時始知讀書爲文皆藉公啟迪稍長因公爲外傳從之游食飲於公數年東陽舉進士僅五年而公卒卒之日門人進士李紳爲狀東陽乃泣而銘之嗚呼公生無伯叔昆季家故貧始爲著小術已而棄不事事舉子業游順天府學天順丁丑舉進士擢河南道監察御史三載階文林郎兩按藩鎮皆有譽共在山東劾奸刮羈十去四五民無賴詭爲僧遊食市中者甚衆公悉驅之耕時

有欲傾之者陰縱人狙公撫掇無所得公益嚴戒立崖岸爲之吏民無敢犯其在朔方有中官出鎮橫歛荼毒人莫敢牴牾公首爲狀白都御史奏之彼竟得罪去大同萬全之間有牧地數百里析兩地兵民居之衆侵斂擾亂手梃與刃相殺有司莫能制公掘地爲塹數里抵南北山麓中分之戒不得過乃已時戎政廢弛命尚書王公竝及公理之乃閱士卒壯勇者復營爲十二置長若屬居則共習戰則俱往共爲法最良尚書去十二營遂廢後乃復爲十二營馬之在畿牧者民多以賂爲奸其名僅存實喪共三之二不

足用公與給事中一人偕受命往治之。太僕之不
任事者劾罷其丞六人其在道考覈爲多凡與諸道
偕諸道䟽具在有司公風義凝重巖然不挫於物其
有不合者雖貴矣必與之抗人皆以爲難公真能御
史哉公諱毓字鍾秀其先本崔姓祖興出婚於展遂
從展姓徙自鳳翔之岐山居京師

監察御史伍驥傳

實錄

成化十一年正月壬申命祀故監察御史伍驥者指
揮丁泉於福建上杭縣先是上杭知縣蕭宏奏天順
六年盜賊竊發都指揮丁泉率兵守備本縣扞禦有
方賊不敢犯次年賊勢益熾恐按監察御史伍驥初
入境聞變徑馳至汀州審察賊情調兵策應兵既四
集驥乃單騎冒險親造賊巢諭以禍福賊不意其猝
至初甚駭及聞所諭且見其至誠莫不感悟泣下旬
日之間脅從來歸者一千七十餘戶俱給以牛具穀
種俾之復業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與泉率

兵深入攻破營寨泉奮身力戰爲賊所害自是賊益猖獗驥總督官軍弔死恤傷激揚義氣與賊戰十餘台破犁壁等一十八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平驥衝肩瘡癘致成危疾班師未幾卒至頒命衆皆傷痛如失父母縣民郭明德等已備私財創立祠宇乞載諸祀典令有司歲時致祭以慰衆情以爲人臣之勸事下禮部復奏賜其額曰褒忠命有司春秋祀之驥字體純江西安福縣人景泰甲戌進士莊重寡言居風憲持大體見同類撥拾大臣以沽名者恒非之遇事當爲果決敢任衆期其大用而止於此莫不謂之于命

福建按察使

監察御史閻公禹錫墓志銘

馬中錫

成化甲午春夏間中錫得劇疾危甚稍間則秋試屆期吾邑計偕者赴試久矣公方試士於順義縣因持牒復試得中錫文輒大言謂隣邑諸令及校官不意今歲解元乃在此吾歷試八郡未見有出色者晚得斯人足慰吾心矣仍命順義令餽米肉僕馬以示優異比揭曉中錫果第一朝論翕然以公爲知言顧中錫膚淺何足以膺公盛心而公之愛則深矣公今已矣每追思不勝悲愴其子效復屬中錫銘公之墓是益重予悲也義不可以但已乃收淚叙而銘之公諱

禹錫字子與世洛陽人祖以上不仕考諱端發解河南爲教官以終贈雲南道監察御史公美髯明目負氣自許不肯脂韋世俗亦不事邊幅與物無忤童時穎敏之人讀書日記萬言過目輒成誦肆長博極羣書日大性純孝九歲時哭其父幾至滅性正統甲子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昌黎訓導丙寅喪其妣太孺人慨奔喪之禮久不行乃自官徒歸廬於墓終制有強暴兒化白蟻出集之應有司以聞詔旌其閭旣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明濂洛關閩學遂謝舉業去洛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考功員外

郎開州紀振薦公爲其庠訓導遂以其所得爲教四方從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氓無少長皆化之曰無取閻先生非刺也稍涉不義卽相誠曰毋令閻先生知之正身飭行望者消釋人以比司馬端明之在洛云天順丁丑大學士李文達公薦爲國子學正尋陞監丞諸生之事干謁者悉不得行不遂者或以賈怨癸未謫徽州府經歷諸生詣 闕奏留者至再甲申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讀書由禮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擁貂蟬握虎符號稱儒將者亦多公門人四典文衡尤

號得人太宰壘山王忠肅公欲大用公未果繼志肅
者姚文敏公集廷臣求學行異等可任御史者提督
畿內學校同聲以公應乃授今官公感知遇慨然有
造就人材之志勵名節敦士風抑詞章之習明本原
之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士子講明之一時之人
皆粗知性理者公之力也又疏場屋數十弊陳之皆
久賜施行時論稱快焉世方仰其有爲成化丙申七
月二十八日無疾衣服冠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
子如失所怙恃距其生宣德丙午四月十三日得壽
五十一明年丁酉歸葬洛公宦遊三十年清苦蕭索

如吳隱之每去任囊無一錢如劉寵死之日家計如
庾黔婁其文武門人及故屬吏相與賻而殯之平日
著述甚富有自信集晦菴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
讀書錄河汾詩文司馬法吳子註解孫子選註武學
詞範行於世

監察御史婁公謙傳

京學志

公諱謙字克讓江西上饒人成化丙戌進士拜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以躬行實踐爲教士類翕然風動時中官汪直新幸勢炙手可熱公絕不與接直甚銜之使選校文致其短竟莫能得已督北畿陝西學爲教一如南都弘治壬子晉四川左布政使提調鄉試監臨者重其雅望簾內外諸務盡歸之以勞苦觸疾卒

監察御史張君稷墓志銘

李東陽

君姓張氏諱稷字世用世爲揚之寶應人曾祖谷成
祖仲仁父彥明封太常寺博士母鄭氏封孺人君少
有器識弱冠爲縣學生穎脫儕類御史見其文驚曰
是當爲場屋魁比試有司屢弗利成化戊子始舉鄉
貢壬辰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嘗預收京儲給河南潼
關諸君賞皆有能聲授太常博士凡值郊祀廟饗左
右執事甚閑禮度有白金文綺之賜居數年被簡爲
四川道御史監光祿寺出納明慎及按福建樹風采
斂號令鋤強植弱敏於聽訟立判曲直然未嘗恃以

爲能每錄重辟必動履念所全活者甚衆有藩閩武
臣怙勢爲民病君列其罪奏出之名益彰尤重文教
以作人厲俗爲事間又訪先賢遺跡興廢補敝存問
其子若孫或弔古感物輒形歌詠亦不以妨政務又
受代簿牘無留者時官數多冗至有冒名匿罪以干
別有擬奏而病已作竟不果上云君閩莠明達博交
汎愛而臧否自別有不當意輒見辭色旋亦消釋不
復著胸臆間愍窮赴急義氣所激視財利若土苴在
官十餘年不問生業未嘗增寸土一屋履帶儉朴蕭
然如諸生時君富經術授徒京師有顯者爲詩文清
拔有思致至於辨別體裁評騭高下尤介介不苟君
于以爲知言所著有竹西稿若干卷

御史陳珣傳

順德縣志

陳珣者龍山人也進士選庶吉士出爲監察御史時
宦官汪直筦西廠調登京師橫恣羅織尚輅項忠疏
罷之矣御史戴縉上言汪直功德不宜罷復用事未
幾縉遷都御史珣與同官郭和上疏曰汪直奸邪小
人竊弄威權締結朋黨紊亂朝政擅起邊功皇上
頃罷西廠人心大快今復令直提督其勢益張天下
但知汪直而不知皇上請將直正典刑以爲奸邪
之戒上優容之巡按雲南討巨賊賑饑民撫叛夷
歸侵地有王射者藉汪直詐稱使者至滇珣械歸於

京師而鎮守太監錢能直黨也其事珺未嘗不側行
踧踏然珺氣盛弗爲禮會能掠取鎮內寶石子女及
納夷賄許以土地印信諸不法珺遂劾能與直朋邪
相倚害民啟爨直等齟齬其間逮珺論治適戊辰庸
子應科上書訟及科道論救乃放還田里珺爲人剛
不能容人戴縉本同里子以附直獵大位珺終身不
忍見也嘗出見縉樹坊故瞠目仰視柰何穢塗汚我
欲撻丐人於是兩家大鬩臬司不能居解坊不克樹
縉請於朝乃克樹云是時珺直聲聞天下當塗甚
重之珺亦菟表在念有所開說其言輒效後有以曲

辭者玳曰儻直惡賂我乎邑人至今以爲口實又常
奪人田布政劉士奇微時田亦在奪中告玳玳曰鄉
大夫奪田自其故高第以歸于勉之矣及士奇登第
遂歸之以此少於邑人不傳也

監察御史陸君愈墓表

張元禎

君諱愈字抑之別號貞菴世家海鹽之陸塘橋高祖考伯榮曾祖考昌祖考成始徙今平湖之馬廐里居焉考桂妣朱氏君幼已篤嗜典籍長益刻意進士業以邑庠生領浙江壬午鄉薦慮分於家事去精修於百里外僧寺中游太學復萃四方知名士倡議爲麗澤會以相淬礪乙未第進士觀政吏部出爲揚州之江都令爲治一本仁愛窮鄉下里靡不歷月召有年德者鄉一人詢民疾苦江田消長不常不稅額不損馬多領牧於無丁產者城南供餽歲所糜不貲一一

爲之均賦而節約之民困頓甦水居吐不知蓄泄數
苦旱澇召伯鎮河塘數厄於衝嚙始教之開渠以待
盈縮復爲之伐石以甃其塘積患乃由是除歲凶民
多鬻子女於江南亟捐俸入并公餘錢贖以聚者幾
百人每新穀未登輒發其舊廩散之約秋成償貧者
甚得濟巡撫李都憲籍所部羨銀十數萬兩將上之
特請留之江淮活無窮民命江南屯卒爲暴境內一
旦單騎徑往擒其魁奏置巡檢司控制之勢乃戢憲
臣誣平民數百家爲兵與抗執累月竟得免如嫁尼
僧瘞旅骸修學校恤孤寡善政尤多旣三載召言廣

東道監察御史監通積局竹木及巡視京倉人人稱
平中貴人欲有所私不可得丁外艱服除始實拜廣
東道御史又未幾復丁內艱改山西道不三月尋有
按蜀之命蜀地遠在萬里外謂非嚴莫治下車卽鋤
豪強斥貪墨發奸弊風稜甚峻上自崇藩下至羗酋
咸慄慄莫敢縱尤加意學校孤寡及死獄大修成都
郡學荆養濟院於營昌出成按之不能生者亡慮百
十數滿一載將代以盛暑行炎鄉得疾旋成都遂下
起寔弘治紀元戊申之八月二十六日也距生正統
歲次己未七月十二日得壽五十君爲人雖落落負

氣節而宅心殊平恕居常留意世務於工賈事亦
詢及以故唯所任之而達性不崇佛老及諸淫祠而
朔家廟輯家譜置祀田皆所倡者遇親族甚厚迎養
寡姊割田宅以奉寡嫂弟有疾躬候醫藥無所夕間
教育其子猶已生子率皆人所難能云

李興傳

朱睦㮮

李興字伯起嵩縣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冠縣知縣以憂去百姓遮道泣留起復改鄒十尋擢監察御史忠鯁敢言每上疏訣別妻子不復留意家事及按陝西大振風紀所至姦盜屏息是時叅將郭鏞怙勢違法諸司皆畏之間有劾者奏鏞卽令人劫於道并其奏章奪之興乃密疏罪狀請按誅之上俞其奏興捕之戮於市百姓稱快又儀賓樊某者嘗毆父父愬之官莫敢有理者興廉知以計縛至階下校死其它鋤強戡暴皆類此布政韓某素與興不合及轉都

御史卽撫關中因郭樊二氏子愬遂奏興逮至京師
坐以重辟吏部尚書王恕乃上疏論掾其畧曰邇者
御史興巡按陝西克盡憲職所至秋毫無犯其有益
於地方多矣今之所傷雖有數人蓋欲懲治奸頑初
非有意挾私法當擬徒今若處之以死臣恐天下後
世以爲 陛下用刑任情弗以法豈不有累至仁至
明之德耶且天下貪官污吏強軍豪民所忌憚者惟
御史爾今若此是使御史垂首喪氣而貪污豪強無
所忌憚欲小民獲安四方晏然難矣疏入 上薄其
罪謫戍嶺表而興名益震會赦歸所著有西巡奏議

高雨野錄若干卷子尚當父興被誣論死三上章乞
代及興謫戍賓州遂從行弘治十一年尚由賓州學
生中鄉試 論曰李公好言事所上疏多除姦啟蔽
進用正人一時中外肅然其按陝時所至山嶽動搖
至今吏民猶畏威懷德可謂不愧厥職矣視世之喜
循默惡鯁直者何可同日語哉

御史徐憲傳

崔銑

徐憲字振綱安陽天池人成化戊戌舉進士授松江推官松江天下稱饒而民頗狡憲以約已推誠爲治張弼稱之曰繁華罔動用刑宜俗民亦稱曰徐青天大說服有盜牛者以火刀更其角莫辯也憲令縱牛入野牛奔王家闌中乃治盜罪入內臺爲御史出按甘肅番貢獅子憲令守關者勿納上疏言獅子異物受之則夷生頑心况日食牛羊百夫扛之昔武正受葵召公戒曰細行能累大德往者夷貢獅子受之故敢再貢彼蓋窺我好尚矣却之便時例贖徒者并贖

杖憲奏流之罪三贖米四十石而止雜犯死罪不論
五十石今增贖杖法則三年者米至四十五石矣是
雖輕於死而實重於流也憲以親老謝病歸天池卒
年五十一

河南道監察御史李君經墓志銘

李東陽

士常姓李氏諱經別號力齋其先鳳陽臨淮人也曾祖諱濟元季以鄉兵歸國累功授廣信衛正千戶祖諱庸陝西都指揮僉事考諱徵萬全都指揮僉事始居萬全兄士章署都指揮僉事世有勲望士常幼端重如老成人爲都司學生刻志問學夜或睡輒以手自扞其頰舜咨父尚書公謫戍萬全士常寔受學有名諸生間葉文莊公爲巡撫賞愛特厚薦於我外舅蒙泉岳公爲壻公時知興化府得葉書曰與中不吾

負函報許之上常游蒙泉門久學益進御史林貴寔
開子與督學政咸見器許甲午舉鄉貢戊戌登進士
第奉詔入翰林爲庶吉士辛丑拜河南道御史奉勅
巡山海諸關二年政令明肅歸掌道事覈京官稱負
尤嚴慎不苟及巡河南令有司毋貸市物而稽其職
聞者皆相戒莫敢肆時歲大凶上疏言懷慶諸府民
父食子兄食弟骨肉親黨相噬死徙十六七雖蒙赦
宥宜大肆蠲卹庶他變可弭又與巡撫會議諸賑卹
事未及報益憂懣簿訟填委弗遑寢食冒暑至洛陽
疾作復有公事當詣汴猶閱案過夜分乃行至則益

甚語已不可辨猶隱隱言採荒事九月二十一日卒
士常天性孝友又習世訓居喪疏食三年兄弟雍穆
晝聚處堂上暮乃歸寢兄出未返過期不敢飯閉壺
和敬迭爲賓禮叔母寡而守節終身母事兄士章
子指揮同知稽及穆及兄純子程秀皆早孤視若已
出或親爲講授繕庶弟也遺腹于外及長謀歸之爲
娶婦焉士常赴義如渴勇不計力人有善推誠嚮慕
意氣所屬歷歷出肝肺守官清儉家指旣衆俸不給
或稱貸爲口夕旣及遇文人墨客竟日延欵與相倡
和所得詩賦至累篋竒猶酷好不厭自出翰林爲御

史雖極通要而非其好竟憂勞以死嗚呼悲哉士常
善楷書恒曰吾兄書法過我謂士儀也士儀乃自書
此銘曰以慰吾弟東陽爲篆蓋亦士常意云

河南道監察御史程君材墓志銘 王鏊

孝宗皇帝御天下憂憫元元體貌大臣而於臺諫尤所優假於是言官多得盡言而言之得體剴切而可憚婉曲而可思明白而可以感動人主者亦無幾人若休寧程君良用其所謂得進言之體者也君諱材初以進士授閩之汀州府推官汀俗故號頑獷君至方毅明察一時獄訟不之守而之推守以是嘆之巡按御史胡華入守言每含怒以待有囚法當流胡欲寘之死君摠法以諍胡曰我不知法耶胡怒亦甚君辨不已久之胡忽自悟曰推官言是也不然幾誤殺

一人後有大獄必召君議巡郡必挾君以往文事武備悉以委之且舉君爲八閩循吏之首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卽上疏劾大臣貪耄者二人時長憲者謂試御史不得遽言事不與實授君亦不顧曰試御史獨非言官耶會考京職給事中吳舜王蓋被黜二人蓋嘗劾冢宰馬公者君遂上疏言大臣天子之腹心言官天子之耳目任腹心而廢耳目可乎願留舜蓋黜臣等之緘默者未幾又疏九庫出納之弊竇政爲刻甲子秋始實授御史往福建清戎伍至天津值中貴進時鮮者暴橫不法上疏劾之因請上節貢賦

以安民生至淮安又上弘大綱舉萬目以隆治體任
將帥以重邊防謹證議以昭公道累數千言 今上
初政又上十事一曰君心萬事之本聖學進修之本
朝廷四方之本部院諸司之本衣食生民之本禮樂
教化之本賢才致治之本聽納求諫之本將帥攻守
之本內治外攘之本所歷地方災傷又上奏曰 陛
下登極之初災異數見願反身修德信用忠賢自宮
闈以及百執事皆禁絕奢侈與逸遊戲玩之具與夫
不正之人無益之事可緩之賦一切罷去皆人所難
言者又嘗薦人才如王綸可尚御藥許進宜本兵柄

陸完之勤廉林俊之養素自重陳茂烈張詡夏鏃潘
府之恬退後多爲名士君自以裔出於程而生於新
安故一意程朱之學嘗曰今世人才之不逮古者科
目害之也朝廷設科以取士士由科目以進身豈利
祿之謂哉所至輒引諸生講明性理之學雖簿書叢
還而手不釋卷居大父母喪不用僧尼道士至今家
以爲法時巡按缺員君兼領其事又兼查理文卷軍
器諸務填委君殫精竭慮遂以成疾疾革召所屬語
之曰吾爲言官不能舉職死有餘媿死之日其勿斂
賻賵以重吾罪古者冠帶不送死其爲吾易深衣以

歿時有族叔在浙西求一訣君曰爲謝吾叔察院豈私見所耶叔大哭而去時正德丙寅九月十七日也年止四十有一君修髯偉儀觀抱負落落不凡與張芝戴銑爲友砥礪以名節必欲追古人及之不肯隨世碌碌以就功名官內臺一年所上十餘疏疏皆當今急務非掇拾細故以塞責亦不爲矯訐以求名惜中道忽蹶然跡其所樹立亦足褻白於天下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假而位至卿相終老默默以去視今所得何如哉

監察御史鄭已傳

郡志

鄭已字克修山海衛人也成童充縣學弟子員屬儂
句輒驚人貧而克意向學隆冬夜然柴誦書達旦舉
鄉試亞魁登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劉文安典教
每閱其文輒嘆曰山海乃有此子耶改御史會廷推
撫臣有弗當已出卽抗章論之語侵當道又累疏指
摘撫臣及中貴而權要多忌之矣巡按陝西甘涼諸
路災沴連歲邊境繹騷已上匡時圖治等疏大要以
安民練兵責在守令將帥而守令將帥之選責在吏
兵二部探本則歸重于君身親儒臣以講學延大臣

以勤政獎直臣以來諫疊疊數千言極剴切咸斷斷
可行得 上允遂講賑濟飭邊備陝以西賴之時勲
貴出鎮統袴子弟怙勢凌下監司莫敢問已捕而杖
之瀕死實勳貴人親弟也乃謀中之謫戍宣府總兵
某而敬禮焉館諸佛宮士從學日衆有黠卒怨總兵
奏不道事累及已繫闕下誣白放歸田里奉卽降詔
復官知者欲薦嚮用而堅謝不起蓋其亮節有氣嫉
惡如仇讐談世事弗平輒攘臂憤惋至面詰人罔避
具不耦於時有以云

監察御史王君傳墓志銘

馬中錫

寶坻有良御史曰王傳元臣生有異質大父徽州司獄某謂其父主簿封御史縉曰是兒骨相當貴囑其母封孺人趙氏護愛惟謹既長廣領疎髯性資高朗領成化辛卯鄉薦以乙未進士爲山東城武縣知縣下車值歲侵民多流亡縣帑廩罄竭元臣移文兗郡得銀二千餘兩移檄殷富得粟麥二千餘石布帛二千餘匹以需賑給民賴全活人稱其仁惡少殺一家七人獄久不決君廉得其情抵於法人稱其明以是有良有司之稱甲辰拜御史多所論劾風紀肅然初

使南畿察馬政繼使遼陽又按關陝按江西皆悉弊
端著能聲深得憲體時江西多事元臣毛舉細故無
不悉于慮必欲無款以是有良御史之稱然亦以是
得勞瘁疾慮不能支遂上疏乞歸冀優游林下以畢
餘年而竟不起弘治癸丑正月某日也得壽纔四十
四嗚呼哀哉銘曰崇班上壽訖死無聞君不人愧而
人愧君

雲南道監察御史東川包公澤墓碑

張時徹

包氏其先汴人也至朝散大夫彰始徙鄧之江東於是鄧乃有江東包氏云明興有以明經舉進士授新城丞則諱莘者也莘生文助文助生甸甸生銘號素菴贈監察御史配紀氏贈孺人生子男五御史公其次也諱澤字民望別號東川孺而穎特年十三補郡庠生器藝輒先諸主弘治癸卯舉於鄉丙辰第進士首以才僞選授雲南道監察御史督視京師通渠護垣有功承寶鏹之賜庚申奉璽青清戎陝西飭理寧

夏固原諸要害經略整整磨勘諸司文卷蒐剔竄弊
罔伏比考績繪音嘉獎焉已而出按湖廣兢兢執法
奏罷溝臬不職者郡縣官凡自揆無狀輒望風解印
綬詭籍之吏空舍而避非一一捕治之也諸王府侵
田咸勒而歸之民先是郢王國絕遺墾田一百六十
頃興襄二府各欲歸其國奏爭不已撫按官迄不能
決公詳覈始末請以田歸興府而襄府軍校得佃種
如故其事乃定時有叅將趙昇者善權顯貴人嘗杖
殺戍士奪民園舍顯貴人無敢發問公至密以萬金
爲賂麾之而悉按以法儀賓蕭璉較轉諸司王實爲

之宦公曰藪亡格憲非制也盍以聞王瞿然出璫就
獄太和宮巨璫齊姓者怙寵微福四張漁獵聞公按
部輒戢其下曰毋縱閭閻包老擒汝矣于是興學校
正風俗練甲兵修水利舉荒政課農功哀矜寡誣刑
獄平反大辟凡四十餘輩值歲太歉發餘粟葺貢院
諸司以哺饑民所活益以萬計其餘與利除害疏奏
九十餘事皆斤斤中於理巴東雜出洞蠻以隸省會
之邊也恒負固不靖乃度地宜奏設九溪永定兵備
諸夷不兵而服公初奉命而出也道經維揚徐運同
攜千金爲科場關節浙東張僉事亦私以二子囑皆

峻絕之及鎖院條禁精嚴校閱詳核得人稱爲盛云
公天性仁孝二親早世孺慕者蓋終其身諸弟妹方
在襁褓篤於撫字俾有成立平居敦尚行誼最率禮
節訓子弟有常業每邸舍遺書輒以惇本飭躬爲先
與人交恂恂不二親黨急難則亟爲拯救甚於痼瘵
之在身也時兄弟強幹率以智計逐什一之利積貲
高等矣比其析也人取千金不啻而公則一無所與
土田屋室悉取其薄者追念祿不逮親奉廩所積置
山田四十餘畝爲歲時伏臘饗祀之需與諸從共之
在官清白自將門無私謁鄉有猾盜屠掠尸者善發

古墓事覺繫獄暮夜啖隣人表孟一持玉碗二黃金
數鎰請公可免公曰此盜物也而復盜盜物可乎亟
言于官而法之於是吾明盜墓之患遂息矣卒之日
家無私橐惟有東川政績十二卷弘治乙丑七月卒
於京邸得年僅五十有七

監察御史涂君禎墓碑

李夢陽

新淦縣南我舟至遊花潭舟人指岸西廬曰此涂御史居也余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問涂御史葬處朴指曰父葬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廬山是也余望之歔歔已謂朴曰比得碑于廢寺吳石也曳樹墓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蓋雁關瑾禍云余至京師下詔獄乃涂君業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涂君巡鹽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

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詔令禎打三十棍發蕭州衛
永遠充軍君坐掠重尋卒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不
嗟歎淚下乃時余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能
下也今大政更新瑾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乎
進矣無問識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歎淚下以寃故
禎君名字賓賢弘治己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
績舉天下第一乃於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
願厚貨入瑾如它御史數塞瑾望解君君不從而朴
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玉笥山云驚古持禮諱弘濟者
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徐兆善使酒觸父父容之

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手於是謀手其產日閹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輒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兆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盍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不如兒廩生也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朴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弔焉語坤妻曰吾女已心許而郎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無皎皎之行爲世所敬誦然矯僞盜名稱身歿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邪夫涂君官不過七品壽瑾踰四十非赫赫久修之夫也乃今歿王夫思千朝鄉人德于鄉所縣

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耶然余往在詔獄見
君日涕泣念母今母存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者頗
疑爲善無報夫孟子不云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誠若云 則顏回王通之倫非哉

監察御史林西園公塘墓志銘 林 俊

西園公貌古冲晦不肆爲時俗銜耀人鮮克知者一日會黃司副汝亨所公獨端坐無言旣去予曰是無類有道者黃曰然是故爲進士督墳巡撫上其事爲令者爲行人使諸藩給邊餼絕饋遺者旣爲監察御史言慎名器厚國本七事名斥主柄匪材又按傅太監假子出巡雲南言孟密不當立安撫階亂事出萬學士乖違程尚書依附馬序班受賕又言鎮守故遺玩具淫巧過制宜鎔毀毋以上供疏入太學士南陽劉公鸞曰林得御史體未可以貌取人鎮守所漁利

十汰八九狐鼠薰灌殆盡代者心不樂然敬憚之曰
吾聞御史多矣無如林者黔國沐公廉重寬博棨史
張聰盜柄都司屈膝不爲禮邊務多紛更受賂事敗
沐欲徐去以他藩司爲達予曰是有撫巡旣而都憲
王公怒見詞色公獨唯唯人曰怒難救也予曰無亦
唯唯者耳旣之王頗解而公執如故聰竟戍廣西故
事鎮守邀飲御史坐右公始坐左幕下治文書頗弄
舞方執酌跪公曰善事主者毋襲故常其人骨竦膝
觸地有聲二府官屬盡斂弗肆叅將縱麾下私干崖
奪印殺人公嚴實論死數人降調數官叅將坐落職

閉住都司有粗悍者公陰折之時弗自勝然語入必曰林道學林道學有安乃者土官子土官坐事死獄中通把利其田言乃謀叛普顯者土官弟嫂氏虞爭官誣以通黑脚夷三千入寇皆繫獄十餘年被累死者百計土人懼其出則飛語謹噉無敢白者公駁曰乃叛從者何人寇何鄉黑脚夷至三千時當有飛報征調事豈得自默遂不能難乃顯得安置四川自餘平反益衆益公智而守以愚動而行以靜正而居以和繁而示以簡無喜色無怒容故法克施人無怨若議者在滇幾三年代者以愛中止繼者當後來公方

別條屬出界上以俟繼者病告報至三司欲觀舉止
除遣俟別方言公揖入敘坐如常不復問故神采無
動者人服有養以學行選督南畿學政黜浮華重廉
退士風就醉聲實益副銓曹上爲太僕少卿未命方
復有所須則公以省墓北上告終浦城弘治丙辰十
月初七日也生丙寅十一月十八日諱塘字廷玉候
官雲程人公孝友仁信學求心身不專爲進取嘗十
年不赴會試所歷迪功修職承事文林四郎所著西
園彙宗法存古錄墓在何家坑之原

監察御史陳茂烈傳

實錄

監察御史陳茂烈正德十一年冬卒於蒙巡按福建
御史王應鵬奏其清修苦節貧且無後請加卹典以
勵士風禮部議茂烈孩提之性富貴莫移冰蘆之操
始終弗懈殆儒者之高蹈也宜如應鵬奏令有司樹
坊表宅賜以名額或附入鄉賢祠歲時修祀仍優給
其家從之

明旌表孝廉文林郎監察御史梅峯陳先生墓

志銘

林俊

正德乙亥陳先生如賓書林墳成明年丙子得目音

吳母封太孺人張氏加疾謂山齋曰吉凶未可知吾
平生所事見素所友執事又甚謂予曰畢竟如何予
曰吾而兄也勉就藥以觀天意私叩其家無一新衣
爲之密備甫畢氣絕十二月十有六日也是日天氣
慘黑道路流歎吊者皆失聲先生無子予立其族子
遠揚爲復與松崖山齋治其喪守馮君以棺來助越
明年正月六日遠揚奉張及先生若配孺人鄭氏以
葬墳土未乾德人先逝噫其如何士民具純行羣請
之守帥言之巡按王君應鵬以聞禮部覆可蓋坊賜
額表宅里進之鄉賢以祀月給米以卹其家始先生

以孝廉爲吏部所知奏食學祿養母辭繼以布政使

陳君珂薦 上特嘉清苦月賜米三石資養又辭

上溫旨諭受及是命三曠典也先生諱茂烈字特周
陳爲瑞安大川顯姓曾祖伯洪功陞興化衛總旗傳
慶四又傳贈吉安府推官善祥爲先生父父卒先生
甫四十歲家貧忍食以飽黃氏祖母讀書時夜分黃
憫其羸喻止遂韜燈默誦究心道學作省克錄自考
黃卒易所居資其餘直買山碧瀨以葬二喪親負土
石墳成間日一視久之三五日一視哭盡哀而還胡
憲副榮重古行禮爲子師會試道遇劫徒附之者幸

在抵京如封付之附者請半先生曰某者去君者存
何半太學試第一進士出使東廣盡却賄金修禮陳
白沙因領靜一之誨退而與東所私論難吉安持大
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
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
人爭之驗與姊氏爲類爭者媿服時張守本以嚴擊
強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峻徐開解爲齊信孚上下官
有賢薦而民有去思郡志列在名宦考績歸至淮以
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爲救爲監察御史袍
服樸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係風紀之重尚

書侶者子受賂崔者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
劾先生再劾侶者而崔猶留先生以母老乞終其養
供母外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
出則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
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
五經四書之旨體驗心身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
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孝廟上賓與子相對慟哭逆
瑾亂政相對憂憤至羅織重罰以恣毒士夫先生曰
某僅有死耳予起征藍先生杜門養靜悟領深而充
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有懼先生知爲

愧予嘗評第物品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閑
冉程朱高弟子無讓焉薦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養
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予始
識先生諸生韓洪洞問莆人物予曰從吾又問以先
生對韓曰以莆再指一書生耶予曰是友自純家居
相信尤深每晤言躁慮消息宿疾爲頓愈先生亦惟
予言獨契嗚呼由今其復斯人耶先生壽五十八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任賢傳

實錄

任賢河南裕州人正德六年以母喪家居適流賊至同知郁采請協心拒守賢諾之乃招集其鄉人三千人登城拒守城陷罵賊不屈遂遇害一家歿者十三人巡按御史覈實以聞贈太僕寺少卿予祭葬仍廕一子爲國子生時正德八年六月

御史毅齋王公渙小傳

羅洪先

正德間逆瑾僭權威虐縉紳縉紳中稍懷恥者鮮不見忤得禍而先大夫在武選以事不關自幾就逮余每聞人談瑾事輒恨當時大臣不能相正則已友蒲伏乞哀門下思駕其勢以自便是禍縉紳者不在瑾而在此數人也然瑾得肆威虐大抵皆藉口 祖宗之法以持人短長使大臣各思自盡無所缺失不得其職則斷斷相諍繼之以去瑾雖凶悍烏能累犯衆難哉及讀象山王君子長所撰毅齋公墓志始知余言未至也公嘗爲御史連上疏指斥時事被杖朝堂

除名既歸猶以他事論輸邊其疏有曰採亂之道貴
防於未然及其已成噬臍何及漢之黨錮唐之甘露
之變其所由來豈一朝夕之故哉於乎可謂至論矣
瑾之勢至是已成而公云云者蓋自盡其職不復慮
其禍之及也瑾伏誅諸謫徙者皆復起當道銜公故
嘗直已竟抑不用於乎用不用於公何與吾獨念瑾
未振而縱其萌惡瑾已敗而幸其餘威者不知凡幾
人矣而率逃於後死之誅則是可恨也說者多咎韓
忠定伏闕之請不行爲縱瑾之漸矣幾事不密韓或
有之至於洩露取媚以致報復相尋者誰歟然竟爲

時名碩老死牖下一時彼禍之人妻孥流離道路困
阨病餓隕絕於瘴烟荒塞之外言之使人掩泣拊心
不下於黨錮甘露之慘則公爲幸多矣彼其流離困
扼旣已不暇他顧而病餓隕絕於遐方者又會卒於
嚴禁之時其多湮沒無聞何疑也而公有子子長能
纂自行事於既往使不肖亦得以款戲感慨於數十
年之後方思追戡始禍者以爲後鑒則直道豈必盡
屈而逃刑者顧可久恃哉子長慷慨自許必不辱公
余與相信厚善故傳其事補史文之闕公名漁字時
霖弘治丙辰進士初令長樂有善政爲御史所上諸

現皆可誦生七子而提最顯即子長云

御史馬錄傳

朱睦㮮

馬錄字君鄉信陽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
邑當南北衝劇頗號難治錄明習政體周察人情廉
明惇信士民悅服踰年冀寇作亂襲破固安錄被執
入見卧內無長物寇賢而釋之再踰年徵拜監察御
史督理山東馬政以內難歸免喪出按江南時上
改元嘉靖之初也遣使捕高唐州官屬連坐者五百
餘人中外大駭錄上疏止之其畧曰夫法者公器天
子不得而私也昔漢文帝欲重懲驚馬之人張釋爲
廷尉執法不可文帝從之故千載以爲美談我祖

宗監古爲治內設三法司外設撫按官無非冀刑清
獄平使天下無冤民耳 先帝時劉瑾專權於前錢

寧竊柄於後張銳張雄等依附作威於其中壘惑朝
廷動差錦衣官校四出提人天下洶洶幾壞國事幸

賴 陛下登極祛除舊弊人始安堵不意復有高唐

之命人情且驚且疑當此新政之初恐非所宜有也

伏望 陛下自今以後擴弘仁之度慎法令之施遇

有罪人內則付三法司外則付撫按官卽無不可治

之人亦無不可行之法矣惟 陛下垂察以杜將來

多事之漸 上從之六年按山西妖人李福達事覺

錄捕抵法初福達以丹術干武定侯郭勛勛奇之因
相與頗密及被繫勛乃移書請貰錄大怒劾勛底奸
亂法勛皇俱入辨上疑復屬法司於是刑部尚書顏
願壽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卿湯沐等會鞫俱如錄擬
而給事中王科等御史高世魁等二十五人各又奏
論勛先後十餘疏 上以人言衆愈疑而左右又有
爲勛言者乃令福達并劾官俱至午門覆審以兵部
左侍郎張璠署都察院禮部右侍郎桂夢署刑部少
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璠等銀鍊盡改原擬錄與都
御史李璋少卿徐文華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啓充盧

瓊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坐故入俱
謫戍願壽文莊沐與侍郎劉玉王啓孟春閔楷張仲
賢都御史江朝卿顧必汪玄錫余才寺丞汪淵等坐
推按不實俱落職科與都御史聶賢給事中秦佑沈
漢程洛等坐挾私彈劾俱編氓福達釋歸勛置不問
詔俱報可璉等降 勅獎諭各賜衣帶銀帛有差錄
既戊南丹講學授徒四方之士雲從暇則娛情詩酒
無少怨尤歷十七年以疾終年六十有八

論曰嘉靖初張璉桂萼方獻夫以議禮受知驟致通
顯諸朝臣疾之如讐璉等亦斷斷切齒恨之會大獄

則三子乃協比傾陷以摠積憤部寺而下無不被楚
毒者衣冠之戮辱可謂極矣於戲自古黨錮之禍雖
由小人構致實吾輩有以激之也

贈光祿寺少卿監察御史覺軒王公相墓志

王崇慶

公姓王氏諱相字夢弼覺軒其別號也汝寧府光山縣人五世祖勝四弟勝五嘗避兵亂自楚徙居老鶴巢因家焉曾祖元凱祖彥祖皆有隱德弗仕父珠幼讀書有才俊名後爲安東縣幕小心替政有黠民誣奏者及事解其人復且犯盜兄弟三人皆被繫邑令欲並置之死以償縣幕憤縣幕弗忍從及署邑政竟活其季曾無幾微介諸中君子以爲長者云公之生也頽然長躬而豐貌雖天性樂易然亦不詭隨流俗

先是縣幕翁每謂人曰大吾宗者其斯子乎遂延師
勤課正蒙考業後以公貴追贈爲監察御史妣胡氏
贈孺人覺軒賦資穎邁習舉子業往往有警策語辛
酉中河南鄉試正德戊辰登進士初授淮之沐陽令
沐陽邑僻民貧公帑無夙積會歲且大饑民日流移
覺軒百方求所以濟荒者因請官錢數千緡賑之至
躬親計口面給焉由是全活者甚衆逆瑾用事嘗變
賣鹽引及沐陽覺軒乃白之當道謂舟楫不通百家
之產未足以當千引之費後竟事寢吏有受賄作爲
人申辨者覺軒時方訊決吏乃持手藁以進故以疑

字問覺軒知其詐治之立服蓋自是狡獪者莫之敢肆矣邑庠屋壞覺軒爲脩葺之每謁廟後親啓羣經而講究焉沐之士子翕然向學自覺軒始也時山東盜起近遠騷然覺軒乃築城廓浚池隍練民兵由是盜相戒莫敢入境者他如撫鰥寡鋤強梁恤獄訟正風俗裁冗奢未及朞月而賢聲出矣當路交薦比啓行沐民老弱泣隨者相望因留其雙履既而且立碑以申去思未幾拜山西道監察御史獨持風裁門無私謁及領湖湘清戎之命乃更飭法令定立條格使官吏有所畫一以繩里胥用是軍政乃清而宿猾屏

遂幸蒼彭公聞之有嚴明端慎之許嗣後奉勅開城
池驗軍器凡湖山隙地咨所出沒者悉令修築以爲
捍衛斬府往嘗作看花樓於城隅至侵及池隍爲魚
沼覺軒一切按之以法始還其舊又嘗上封事有設
守備以安地方禁科害以恤民兵責守巡以祛宿弊
查恩例以免拖欠造軍器以節民財復舊規以革冗
員事皆切於救時而冗員云者則指總兵權宦也楚
人迄於今頌之雙鳳山二程夫子所生地也因重新
其祠華容劉公東山里居爲薦疏起之並及錄用其
嗣至若羣小憑依狐鼠必懲之不少假借時邊將多

羅織平民指爲奸細以冒功者無慮三百人覺軒知其寃將奏聞於朝邊將懼乃賂權勢冀獄成以掩其詐且遣人恐嚇之而覺軒屹不爲動尋出按山東風采視昔益倍先是臨清地衝要設鎮守太監一又各倉場設至五六有司供費動以萬計軍民病之覺軒按臨初卽會議以聞辭甚懇切而又榜之衢市以示禁約由是有司始不敢過於奉承無賴始不敢恣於無忌矣然渠輩由是羣起而謀所以中傷之後果被逮補判高郵州東人號泣遮留者無異沐陽也覺軒方從容就道然自是病作未幾卒年僅四十有九云

覺軒孝出天性每念封翁未及祿養必爲泣下敬其
兄良輔處士殊盡友愛兄沒奉嫂氏梅遺孤每給出
屋與之無吝色待族衆捐俸輸稅宦居垂十年餘未
嘗爲自私計不經之事未嘗一出諸口有奏議文移
詩稿若干卷藏於家今 皇帝卽位贈覺軒光祿寺
少卿諭祭一壇至御史蕭某按大梁奉 詔采輿論
移文有司又從祀鄉賢祠嗚呼其亦庶幾不朽也已

董君建中墓志

崔 銑

湯民諱建中吳江主簿董公之中子也湯民少與邑人殷雲霄相友善以修學倡鄉人又取呂氏卿約爲課每大書壁爲勸誡弘治乙丑與湯民同舉進士湯民授行人晉官御史近夫謝病歸後起爲青田令晉官給事中並以其才行理官近夫峭勁而好文章多友當世士湯民惇大而執蒞事精悍初吳江公貧喪其配楊葬具薄陋湯民日夜號泣吳江公在太學繼妻暨子留壽張湯民涉水負粟販之以給朝夕歲凶兄弟將異居湯民泣止之不可往白于吳江公亦不

可乃以田宅讓兄弟指其婦曰吾婦幸有奩不累諸兄弟也爲御史時值盜四作僉人借柄朝有邪臣威勝爵餌直道幾杜湯民以其僚麻城劉天和儀封劉大謨安陽張士隆桐城余珊崑山周廣表善刺奸惡勞不撓甲戌湯民按順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奴司戶母敢私謁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閹奪之際其苦屢有嫗與其子哭于野湯民行部見之廉其實卽上疏劾閹人曰奪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無君者戮無赦閹人懼而縊海葦淥漁之利然後悉歸民又有閹人將之廣過任丘奪御史府以居聞湯民至列

健卒以待有司懼迎湯民于路跪請避之湯民弗許
直入坐堂上泥關闔政如常大闢大驚辭去有二青
衣持勢人書至語人曰往太監皆無能故屈御史下
吾之來非有託也將挑之與角勝負耳既入書湯民
不啓封火之以詐罪二使流于驛朔州男子自首爲
盜趙鏗弟幸不歿實賊諒爲間者湯民立命斬之命
修州城以備湯民沉毅慮定而後發發卽不可易嚴
於治吏而不苛以其暇復射圃修元節士劉因祠以
禮教節義誨儒生乙亥得痺疾已以吳江公喪歸明
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有二近夫亦以是歲夏

卒于南京天平殄我二良謂之何哉

湖廣道監察御史一齋蘇公思墓志銘

徐階

公諱思字從仁別號一齋姓蘇氏仕終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嘉靖乙亥八月十二日得壽五十七以卒幼孤母薛孺人撫且教之公生則寡言笑恒若有所思念不與羣兒微逐爲歡好年二十屈應科舉選有司置其文高等明年遂領鄉薦人猶罕識面目者正德戊辰舉進士拜秀水令秀水去華亭百里而近姻故造請輒戒門以絕諸所與革惟法之從視世所謂周旋委曲槩以爲違在與監司語不能抑揚致媚

厚邑之豪不得肆則誣公不法若干條按察使思文致之比辨乃無絲毫實名益起微拜御史鄉人有附貴倖竊勢權者公意輕之彼愠曰小蘇乃敢爾耶會侍宴殿中劾奏錢寧江彬驕橫不時赴詔釋不問公知不能容乞歸養薛孺人尋丁孺人憂諸貴倖踵相繼斥戮以死免喪復爲御史出按四川飭已持憲繩引斤斲人不敢失尺寸奪巨族侵民之田若干頃配其奴同年友黷于貨摘發無少隱當是時論公者一以爲嚴師一以爲烏鵲公因引疾歸後四年起按廣東或舉蜀事爲戒公不荅至則籍寺田歸之官救郵

吏毋濫給食察其食之濫與食焉者根鉤罪之費大
省英德令受民賕聞公且來卽棄去其邑不敢以門
第姻黨冀萬一免時相疾公之爲爲新法大考諸臺
諫從臣疏三上竟罷公御史最公之政始爲秀水則
幾失官爲御史初入臺禍幾失官按四川又幾失官
至廣而踣皆以執法自舉進士迄致其仕垂二十年
食祿之日僅十有三嗚呼其可謂篤信特立矣公家
居不樂與賓友過從宴衍問遺之跡不及郡縣意有
所會或時忿悒不平一發之詩長篇短章皆勁雅可
誦嘗讀唐御史渙集唱然曰吾與渙姓同官同好靜

又同獨詩不逮耳予因請題其稿曰三同公屬予序
予諾之未暇爲也乃于今哭公云

御史向信墓志銘

楊慎

御史向秉誠之喪大理母惟一相馬諸執友往吊之
嗷然而哭曰斯人也而可使早世乎哭已而然而嘆
曰斯人也而可使無嗣乎嘆已而然而思曰斯人也
而可使無傳乎惟一曰命之不淑天也訊諸其家幸
有娠未殊者宜勿恤其嗣曷姑謀其傳乎惟一乃揖
諸公屬予曰秉誠與吾與子均同鄉也然與子仕同
科第宦通家世銘子其辭請嗚呼予其忍解憶先是
十日秉誠過予觴不醕奕不竟作而曰予憊矣蓋明
日而寢疾疾之三日予始聞之往問於蓮巷舍者再

俄而聞其不起矣。則四月二十二日也。嗚呼。予其忍
辭。秉誠。諱信。四川岳池縣人。父諱時德。安知府。母雷
氏。秉誠生少而穎異。既長。就學。聲名燁燁。出流輩上。
庚午舉鄉試。辛未舉于禮部。賜進士第。選為河南府
推官。法比吏事。如素練。然僚屬羨服之。尤留心民務。
高縣有永通渠。久涸不潤。君為濬之。靈寶縣有沙棘
地若干頃。君為請蠲其租。陝州臨黃河。溢徙別道。其
渾淤地善肥饒。謂之退灘。田地固無主。名民爭訟之。
積歲不決。君令取為軍民牧馬場。至今便之。劇賊劉
六之亂。君分守新安縣城。督令承修戰具。揚先鋒。明

號令羣寇惴於西犯城得以完收被虜婦女以百數
各遣寧家獲棄遺畜產亦數百總制都御史幸菴彭
公上其功有銀牌絲幣之賜甫滿初命薦剡七八上
徵入爲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母喪去位嘉靖初
元服闋北上值新政初君首陳講學用賢六事詔嘉
答之其他論列極多予就其家求其草曰當時卽焚
之矣嗚呼是愈可以規其賢也今故無得而書然他
日國史自書之矣乘誠幹宇軒昂揚休山立未別色
入朝人望而知爲向御史也與人交有信義而和氣
款言無少長愛之居閒好讀書爲詩文有古意又善

碧嶺臺中的巧噴四座飲酒不多而暢洽竟應環居
種竹因自號竹溪嘗徵予賦竹溪詩未有應也而今
已矣嗚呼悲夫

監察御史林公潮墓志銘

王慎中

方晉江之盛有鄉先生曰顧新山公李竹坡公林沙
溪公並以年德化服于鄉顧公好急民之病上說下
教有司有所訪政李公樂誘進後生獎人以文林公
善以和飲人導俗於不爭不治人過而常使知愧以
自悔革三公所長不同皆有以善其鄉而所得各有
至者顧公起廢歷官至戶部侍郎而後致其事李公
以尚寶卿起家起之終不出林公獨以爲御史時有
論事之清持議者不覩其仁而誅其過公亦負瑕舍
慙恥爲辨竟廢然以廢久善于鄉之日尤多得與二

公參其功二公亦雅相引重視他人無如也李公既
沒士無所宗顧公與公巋然並存有司尚得以諮其
治俗猶有所愧頃顧公亾公亦相繼化去鄉之耄倪
有哲有愚皆相吊以人之云亾蓋知斯人之喪非夫
人之爲喪也公所以能愧人者出言醇簡必依於仁
禮容莊而溫竟日無惰氣迨老彌篤而事親孝不以
貴弛其勞友諸弟以恩貫處熟游者莫知爲有殊出
居在市集未嘗齒物價於財漠如也其實行內脩感
動在言之前而意厚誼敦神情恬裕稱其爲客也其
所以廢由以御史按江西疏論宸庶人有孝行宜褒

以勸時宸庶人方包逆謀多爲不法而外惟小行以
買名喪其親善哭聲動宮庭徒步送葬公謂是其謀
不可測旣難以輒發且可因其僞而與之使益爲飾
以自蓋匿或不遂爲逆卽使爲逆猶可少緩其發徐
爲之圖陰與都御史孫公籌所以過折備防之術甚
悉而僉以疏入公去江西未幾逆變作議者以疏爲
公罪其所爲陰籌旣甚秘人莫能知孫公以節死無
復爲上言故以坐廢公心事昭晰無有疑其朋者第
斥爲畏禍徇庶人之意以苟免也然公在江西抗法
自嚴宸庶人侵之數矣卒不能得志公亦堅不爲奪

其跡最著而體大禮重者不以朝服謁不以朝禮見
其子便殿曲宴不奉觴爲壽論抹御史范輅彼遠輅
之遠庶人所中也累以禮與爭絀其邪心顯與爲拂
頷幾以一疏免不待智者知其不出於此矣公始以
乙丑進士發身卽乞歸養逆瑾怒廢數年瑾敗而後
得除爲台州推官在台州執律例以拒監司不敢以
獄比輕重徇大吏風旨滿三歲考勺天台國清寺山
泉啜茗數杯而已未嘗攜一長物還家正德中年戚
畹內侍多寵倖驕佚踰制靡有顧畏獨喜結言官有
私與爲好玆玩重賄無所愛公爲御史閉關掃軌無

權貴之交門外悄然利慾刑禍易溺而多林皆人所
常患世常有慷慨蹈禍而不能自潔於利者至其清
心淬行不爲利溺宜非刑禍所可怵而屈也公於利
若此豈以宸庶人之威武失其守苟爲一疏以徇之
哉公名潮字君信別號沙溪祖名金者來籍晉江自
蒲仙遊之沙溪徙公取所自遷爲號實志不怠其始
金傳四世至公之父名凱皆不顯而多有隱德以發
于公公生三十六年而爲進士廢七年而始得仕仕
八年而廢以善化于鄉三十餘年而終益年八十有
一公喜飲酒不爲嗜味而嘗以寓意托興於人無狎

而無不可親客或從公遊或樂致公至其家公皆不
爲忤神觀修朗儀矩肅然間出於諧謔自有名人長
者之風凡預在席莫不躁釋暴馴充然心醉而自滿
其有以愧人雖銜杯度曲之間尤有至者

鍾御史善經傳

歐大任

鍾善經字理夫順德之都粘人天性孝謹不言而躬行居父母喪皆不進鹽酪者百日終三年未嘗御酒肉雖盛暑必服衰而半武不出倚廬祭葬無少踰禮者創建家廟出自已貲長姊早喪育二甥女如已女擇壻厚嫁之弟善綸先歿撫卹其孤寡同居共爨內外無間言少篤志問學以明周易補縣學生正德丁卯領解額高等辛未登進士授福建興化府推官守法慎刑每獄疑獄部使者驚以爲老吏不如也故署考有片言折獄一介不取之語興化士大夫於慮數

百人亾不譽其賢能者假官楊日新等張甚察案尊
禮之至則詰以數語不能對即縛送臬司按治如律
總鎮崔太監使一指揮往鎖府吏竟叱去之崔怒欲
求事中傷不可得及相見反屈服焉其發姦擿伏不
畏強禦多此類破徵爲御史差往盧溝橋抽分竹木
厥實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會武皇帝北狩力諫回
鑿嘗劾奏錦衣千戶陶淳不法又彈太監崔文芮景
賢以風力聞京師居無何卽上疏乞歸屏居杜門有
司屢勸駕不起督撫巡院文章以學行薦於朝未召
而卒卒之日貧不能訖當道澆溺其喪者如市郡
縣諸生以其行白于督學督學曰賢如鍾御史固當
尸而祝之也今祀于府學卽高祠

監察御史唐君濂墓志銘

邵寶

君諱濂字景之別號松坡世爲歙之槐塘人其先爲唐德宗後避亂居婺源之嚴田宋季曰虞者以元兵下江南議殲五姓而李與焉遂襲其故國號爲唐居歙之聊山虞之後至君父復庵公凡八世中以學行稱先生於鄉郡者曰梅臞曰筠軒曰三峯凡三人三峯名仲實在高廟朝以耆儒召見有不嗜殺人之對者也其子子儀知興國有惠政文廟前爲趙王講官於君爲高祖曾祖允祖卬皆能世其德復庵益敦信義約而能裕始以憲使貴封中憲大夫福建按

察副使配封恭人洪氏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幼聰穎
強記出語驚人時憲使與其從弟太史守之偕遊邑
庠君請業其間憲使登進士知平鄉君從之學歸入
郡庠文譽大起既登進士觀政兵部憲使爲刑部郎
中自退自公於當代典章及天下要務多所究習授
南京太常博士君惟國大事在茲稽肄惟謹簡庖役
嚴壇禁牲滌必須協贊諸郎臨之以分不少假京府
臣弗躬陵祀君嚴檄之繼是勿敢弗躬南城太和二
羅公繼蒞太常皆謂君能重其官三年考績試廣東
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不縱不激惟法無勢有內侍

家人市馳馬傷人君執而法之內侍不敢怨臺幕炭
挾權姦爲橫家人馳馬與醉人爭道執送君欲誣以
劫馬法君笑曰醉人耳杖而遣之君以守令數易慮
鮮及民而吏緣爲姦憲臣行部下上交諂庶事日廢
大傷治體上疏論之尋差刷卷湖廣僅一月而宿蠹
盡滌以災虞召還君列羣吏臧否狀請行黜陟又寢
白息民計歲備武靖邊等數事詔議行之於是江西
巡按當代宸濠反機露矣有欲禍君者計以其差歸
君君行毅然無難色道聞洪恭人病馳歸十日而恭
人卒君遂病毀旣而江西變起君以郡當兵衝凡守

禦之策力起贊書焉事平後民兵大擗君言於郡減
之巡撫欲借徵白糧於徵君以喪例至闕言於司徒
請別議之曰民之情國計也吾不敢以郡嫌忘國卒
如君言歸四月君疾復作遂不起君喜交游天下名
士以名節相激昂者若干人爲博士時諸生從而學
者若干人其在家進諸弟姪而課之業輟斂而窘君
尤資之養中憲以志不以時好伯兄某好詩有所倡
君必和憲使君兄而師者也禮以師不以兄殺修先
墓在藤源葛塘者復其堂若田爲石坊大書仲實對
尚斷語其上以彰殊遇又請諸郡梓海羅以下三先
主乘其自著有松坡築菴于家年三十六

監察御史靜軒呂君秉彝墓碑

呂枏

君諱秉彝字性之直隸真定晉州人也世傳爲宋呂
綬公之裔元季曰天章者居晉左之呂家庄有俠義
風人不敢枉以非生五男子值國初紅兵之起乃南
渡濁泚遂定居楊家營焉彥禮生四子長繼宗繼宗
生亦四子其季也曰興饒財而嗜善力能扛巨鐘然
人犯之又多不與校興生二子長曰祥祥生二子仲
曰瓚充庠生有行義累試率首郡諸生然卒不第瓚
爲太學生是生君者也君幼卽哲靈有遠志嘗與羣
兒戲郡守至儕輩皆驚避去君獨留止問則直對人

已覘其不凡比爲郡庠生董學先生得所試文輒傳
曉畿內士無弗以爲佳也然積試不第至正德丁卯
戊辰始連舉進士當其三試也皆可中魁選乃皆屈
遜二三人焉已已銓部選爲御史辭弗就復選爲黃
門給事又辭弗就友人詰之對曰居諱言之朝處必
危之地享其名而怠其職非仁趨於始而悔於終不
智予始以親爲重乎旣尹章丘適歲大饑而上官督
租尤酷民多逋亾君乃勸富人輸粟以賑貧窮民用
少蘇然是時誅求孔棘燕趙青兗盜騷然與所過郡
邑十七屠破君崇城浚隍練器撫士尤嚴賞罰盜薄

章丘再四曳兵空歸他日民有訟人以死罪於上官而訛其名者上官移縣捕未獲會有他訟詣庭者君見詞懇遽曰爾非誤人以死者邪其人驚服凡發姦多類此故當時撫按薦辭曰一介之廉如冰如玉六事之修克慎克勤云去章丘民攀泣留鞫未三載大水侵城不陷民又相謠曰昔非此城吾其虜乎今非此城吾其魚乎仁人之爲利何其裕乎於是醵錢立祠及去思碑旣抵京大宰知君循良卒授御史不能辭甲戌三月以母喪歸初君自章丘被徵過家遭母疾日夜親湯藥旣瘳猶侍不行故久而後授職除喪

復職未幾又遭父喪於是息痛結束頰肉減損遂成
顰瘁至庚辰始獲實授時天下多虞武夫用事宜大
尤急而巡按且缺僉以君強直越例奏往既至邊商
儕有被殺者餘商法當誅君詳之曰疑緩尋果獲真
殺商者邊鄙以為神辛巳 今上卽位數上封事凡
兩鎮遺姦積弊剗革殆盡歲雖饑饉罷瘵亦皆安堵
秋魁見於家有鵬升雖於寢室君遂病反胃不起兩
鎮士咸哀悼焉距生成化甲午壽四十有八歲云君
形貌偉長莊厚人望之知其為端士且醇慈明坦人
皆樂與之遊至其辨析物理皆該括萃書超邁衆見

足動人聽聞若乃持正不干人以私寬厚不忤奉身
儉約則自爲諸生已然矣使天假之以年究其所蘊
蓄雖古賢相名卿何難到乎傷哉

監察御史韶山黎公貫墓志

黃佐

公諱貫字一卿同郡從化人也宋提督公之後高祖子禮曾祖仕珍祖珪皆隱德弗耀父元昌耆耄好禮鄉黨歸仁焉母李氏有淑德夢一鶴銜火自天而下遂誕公幼穎敏端重如成人年十三通算善賦詩十六補邑庠生明易詩二經正德丁卯舉于鄉辛未始計借中乙榜司教建平捐俸祠名宦鄉賢及修王叔英墓提學御史張璠巡按張仲賢皆以異才稱薦之丙午校文江西多得名士丁丑上春官崔文敏公銑置諸前列殿試賜進士第內閣覆閱所對策忠懇過

人乃選爲庶吉士讀書翰林文名日起與進賢舒芬
關中許宗魯臨清閻革以志行相砥礪館閣皆推
重焉己卯授監察御史巡城能恤火甲靖獻市大
駕北征戒嚴巡檄回鑾以守城功被褒賞庚辰奉命
往福建劄卷兼查盤有司倉庫軍衛器械劾奏鎮守
太監尙春追還官銀十三餘萬兩糧二十六萬石前
此使命所未有也封事累上其論絕貢獻復史官
通言路尤切治道考績獲貶封父如己官母及妻皆
孺人方流賊起山東破城邑而兩廣盜亦時發用公
建議賴以秦功時冗食日多帑藏日罄乃請稽歲入

之數權其輕重爲定式且令戶部覆考績者視糧完
否黜陟之朝議躓其言著爲令時元舅玉田伯蔣翰
求以其子主 獻皇帝祀選除奉祠世襲且多所干
索治中王槐阿附成之公劾奏神不享非類以外戚
主陵祀非禮決不可行且又求乞無厭他日驕恣如
薄昭王鳳則蔓不可啣矣 上優詔答之尚書林公
俊會議曰御史言是然竟不能從會三邊有警論列
太監晏宏都御史王珣當罷去而以致仕尚書楊一
清代之上從其言果靖虜患甲申巡按江西首儀崇
民互訟聚衆劫奪者獄訟爲之肅清逆濠既伏誅其

宗室多株連乃疏治其從獄數人餘悉未決始濠未
作逆求新建伯王守仁巡撫江西有得其書跡者同
寮多欲論列公獨止之曰此間謀耳衆疑乃釋至是
蓋正平濠功恣益慝人心自餘鋤強理枉與人誦之
甫五月而封君訃至矣凡命使懼憂例復命領公移
乃得守制公徑奔喪還家或懇止之公哭曰吾方寸
已亂其如後罪何尋有詔許人代領人以爲孝感服
闋行至贛州病作上疏乞歸詔報可遂家食七年庚
寅督還朝時汪鏞掌院恃權見公泄事判案不覺嘆
服事多咨訪然心寔忌公會大學士張孚敬方釐正

祀典請去先師王爵及減籩豆佾舞之數公大以爲
不可率同列抗疏極言之鉉使人止公曰疏上必得
重禍且三日卽當差往廣西矣公不聽上果震怒命
法司廷鞫鉉迎合季敬欲置諸死刑部尙書許讚獨
不可會上怒稍解乃罷爲民公還朝僅六十日耳給
事中孫應奎管懷理皆論揀上譙讓不行去國之日
士民爭識其面云家居杜門却掃奉太夫人菽水歡
如也會有詔起廢已請旨點用輒爲鄉人用事者所
沮九江通判林穉上言請復夫子王爵與御史貫官
謫判化州而兩京科道及巡按薦章前後十餘上皆

不果用銓部議守邊撫臣欲以會都御史起公又爲
同年當國者所沮可歎也夫

御史劉黻傳

劉黻字伯繡衡陽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值武
宗欲南幸黻抗疏留駕上震怒廷杖八十謫南國
子助教世宗登極詔復行人尋授廣東道監察御
史命巡南城屢建危言宦戚斂手繼按四川特禁中
貴專擅復蘇氏侵田修鶴山圯院居父喪起復屢陳
情終養繼母汪氏得歸四十餘年母九十六歲而
卒黻居家結茅清修公門屏跡爲當路所推重所著
有奏議文集易經卦變童訓等刻存於家

江西道監察御史張君緯墓誌銘

王九思

君諱緯字文之咸陽人也其自稱曰渭涯子曾祖憲
好義受義民爵祖讓隱居龍巖鄉人高其行稱龍巖
處士云而龍巖之兄舉子亨精通尚書故君父斌從
而受尚書爲學官弟子有名旣屢試不第卒業成均
仕爲山西太平縣丞以君貴贈江西道監察御史母
王氏贈孺人生四男子君其季也方六七歲失怙贈
君撫之異於他子今從學許時勉舉子所時勉大奇
之呼爲小友未幾隨侍太平令荀文瑞者予同榜進

士也君從而受學焉文瑞見其文輒擊指節歎賞而
曰丞有子若是于是太平鄉太夫諸士咸敬重丞求
友其子惟恐或失也贈君既見若是浩然棄歸以爲
有子矣何丞之爲歸未幾乃不幸卒君一哭幾死自
是愈益學問補學官弟子今遂菴楊公故都御史虎
谷王應韶相繼督學關中皆奇君弘治辛酉中鄉試
累舉進士不第其兄勸之仕不肯乃就城北僧舍誦
習甚苦閱二十年而正德辛巳舉進士第明年嘉靖
壬午擢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是時天子新卽位有
以佛老進者君乃抗疏諫曰夫佛老者帝王之罪人

也 陛下深惟治道祖述帝王而左右儉人移奉佛
老佛老進則帝王之道遠其勢不疎儒斥正不止矣
敬信佛老者不過曰將以徼福也不知禍福在天彼
佛老者豈能竊以予人也 陛下聰明神武惑之固
難書不云乎慎厥終惟其始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自貽哲命茲當改元履正之時四方之觀聽萬
民之瞻仰所由繫焉風聲流聞爲害至不細也蓋愚
民者易惑而難化設法禁制猶入于邪况從而導之
乎又左右儉人朝夕窺伺此隙一開其勢漸盛臣恐
天下事自此壞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慎其微也

疏留中不報江南民郤愈唐者逆彬用事時爲仇家
誣執繫獄數年不決無辜死者若干人郤御史以付
君君立剖得其情在廷諸老多譽之者甲申巡視居
庸諸關峻崖絕澗靡不經涉所至練武脩備發奸摘
伏邊人頌焉大同有變君建議以爲恩浮于威無以
示戒宜有震動以彰天討事下兵部集議多見承納
比代有所舉劾鮮不核實乙酉奉命巡按遼東前此
已抱病而是時遼東多事衆方冀其大有爲作君亦
自奮欲往會病不果竟以是年某月某日卒京師合
中貧不能具棺殮其友谿田馬伯循武功楊用甫率

其嘗與游者棺殮歸其喪往弘治中予在翰林歸省
君過訪予鬚眉疎秀玉立偉丈夫也其後罷歸聞君
癖好馬伯循康德涵呂仲木之文見輒評曰此類先
秦此類太史公亦溫及予予媿甚然以是知君不實
窟舉業中必舉進士果然君風流韞藉不拘小節然
自舉進士斬然自愛其志可知也乃又不幸死豈造
物者靳秘不欲其掀揭簸揚于世邪是豈獨君之不
幸也然其慕親敬兄之德居鄉之義交朋友之誠汲
引後進之量亦無媿于古人矣

張御史曰韜傳

徐觀濶

拒江
彬入
郡

張曰韜字席珍正德丁丑進士初授直隸常州府推官歲己卯郡守邑令入覲曰韜兼綰郡邑事會康陵南巡江彬以寵幸扈從止留京縱其黨客數十輩下潤州橫索民間勢張甚潤州守莫敢誰何常州人聞狀輒謀亡匿曰韜召父老並二三豪傑約之曰彬黨且至卽至若等卽竝力與格又釋囚徒呼乞兒輩各具瓦石往投之部署已定而彬黨各累騎來父老與豪傑直迎之境上遮毋得入叱之曰客何來者常州連歲災沴物力大絀無可啗爾曹郡中惟有一張推

官一錢不入卽欲具芻草以秣若馬亦卒卒莫辨言已而囚徒乞兒輩復奮臂疾呼還至彬黨見耳目非是又怪出語不遜疑有他變勒馬稍稍卻尋復揮策徑入而飛石飄瓦爭中其額迺步退里許令數人馳告彬餘舍之野以待命曰韜卽上書御史臺言狀御史東郊省書卽行部抵毗陵密謂韜曰事迫矣彬且以他狀束君行乃命韜登御史舟先發而自以小舟尾之已而彬黨果誤截御史舟御史出舟示之命疾捕截舟者捕者省爲彬黨故縱之於是諸黨業窘悉遁去蓋恐御史竟其捕而事或具聞故也後御史置

捕者勿詰而彬亦誠其黨母得再下都國於時南中
士大夫咸云此事微張君力扼此輩勢必以次下姑
蘇跡諸巨郡何地不漁獵哉永陵登極日韜以風裁
異等徵入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入臺僅四月慷慨陳
時政失得凡七疏最後抗論大禮廷杖幾絕昇出朝
門外猶以布裹臀肉強扶上馬歸質明臥地牀上復
口具疏草進之云臣言狂諍乞黜免越三日卽卒昭
陵改元采都御史塗澤民監察御史王宗載疏追贈
光祿寺少卿七疏兵燹中俱失傳

浙江道御史洪齋劉公穎墓志 王 荃

公諱穎字時秀別號洪齋姓劉氏生有異質屹如成人七歲讀書過目成誦十歲能詩弱冠充邑庠弟子員年二十六中弘治辛酉鄉試登正德甲戌進士初授浙江衢州府開化縣尹公勤於政事儉於自養惠黎民如赤子開俗產女不育公禁諭而其俗大變開饑公舉救荒之策民咸賴以生邑舊無城公鼎築而藩垣固修緝圯學督勵諸生獎其尤異而誨其不及有德于諸生甚厚每出兒童遮道揖迎儼有竹馬之風公每晚必以晝所爲焚香告天當道吳公石亭薦

之曰政聲歌于童謠清廉聞於庶士遂知名 當寧
正德十四年以召北行不取開一物行李蕭然尋擢
南京浙江道御史時正德十六年辛巳也卽以父憂
歸不肉食室居者三年嘉靖癸未服闋更授浙江道
御史首奏大禮忤旨廷杖三十隨愍其忠直詔供前
職知無不言疏薦賢才各當其人如御史宋公景湖
廣僉憲方公豪河南督學洪公範皆一時端士莫不
才亦與疏末奉勅清兩廣儲蓄而宿弊革繼命按廣
西時田州岑氏構亂公請兵督勦親冒矢石猛賊逆
俘奉勅紀錄功罪惟明惟允賊平降勅獎勵賞銀三

十兩紵絲二表哀勅曰若非爾謀斷素定紀律嚴明
安能有此復條陳撫恤瘡痍八事詔行之復命按貴
州公寢疾乞南歸得賜允尋丁母憂治喪茹痛越二
年庚寅公疾革語其子曰死生有命獨恨未報君父
耳不及他事語畢終於正寢公生平清介好施故卒
之日棺斂無措郡守星山周公申請于監察御史借
銀一十六兩于是葬有資焉

御史馮恩傳

王世貞

馮御史之始成進士也以行人出勞兩廣大帥王文成公守仁文成公進公而語之道公不覺屈席已薦東脩爲弟子文成公亦器之每語人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公以行人高第得御史分司留臺故事御史有所執訊甫具以移刑部曹郎俾爲獄不復更相闕也公下所司必從曹錄獄牒以報諸曹郎噪其尚書謂御史屬吏我尚書以語公不爲動曰御史非欲屬吏公諸曹也欲因以知事首尾孰爲緩孰爲速孰爲可否體當如是耳尚書屈遂著爲甲令尋疏論留守

魏公不當越江役諸衛卒語侵大司馬奪一月奉魏公惜不敢越江役衛卒矣已奉命巡上江故事選卒獲盜多寡爲殿最公嘆曰是必有孽盜以免殿者下令卒畫地而程之以不被盜爲上功獲多而核者次之民自是不虞盜誣指揮張紳挾汪御史大夫鉉而殺人公立訊寘之法汪大夫以上寵之故勢張甚請大計覲吏時南諫臺母得先論摘候旣畢事而始論摘其尤者部院更衷之公謂南諫臺論摘在先北在後皆所以詳核官邪司察漏網大夫欲自收寄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汪大夫愾而險

能窺伺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更職守以自
固公復上疏極論之時上方喜新貴人議建南北郊
又欲令皇后出蠶北郊而摘其不合者著論以邪徒
闕之中外惴惴莫敢抗公獨上疏謂陛下必不忍
以敢言之士爲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
詆之耳今天下士風日敝以絨嘿爲老成以順叟爲
平易以特立爲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爲沽名言及左
右輒置之遠譴不唯父母妻子怨其不能持祿保身
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以避權臣之怒陛下尚猶
以邪徒目之則唯有甘心立仗之馬暗口朝陽之風

而已古者天子躬耕籍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蠶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出郊而蠶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爲美俗堂堂天朝四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遠出郊宿是禮行後世有特書者曰后親蠶於郊視 陛下當爲何如主也南北郊 高皇帝未定制也分十年而合合百餘年而列聖繼之未有改也今 陛下一且改之行夏之時而顛復周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之家守先業者尚知其不可而况 陛下爲天地子爲宗

廟社稷主哉 陛下服歷大位九年於今矣以爲治
耶亂耶安耶危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那貸盡至三
輔近畿關陝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
草莖木葉亡子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
閩海叛卒至殺兩長官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
變怪禽獸爲孽置郵不絕書靈母不絕奏 陛下了
不之卹而沾沾焉以爲治安今日瀕手詔明日降勅
諭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因勸上速
停二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爲勉而唐宋之
徇林甫安石爲戒俱報聞當公具草特分且得述而

上寬之弗竟也公益感奮思報會彗星見遂極論注
大夫爲腹心彗并及二相臣以爲召用者宜亟罷罷
者宜棄勿用遂放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以
某賢當簡用某不肖當斥其詞音峭厲上恚甚馳縱
騎逮之至京下詔獄苛究所主名榜掠瀕死者數四
公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論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
斬而疑之或得從輕比上奪尚書王時中職侍郎聞
淵歲俸郎以下遠謫有差公遂真論斬矣時注大夫
得驟遷太宰而王曠敏公延相代爲大夫議以公所
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下聽尋當論

報以例會審南關門汪太宰時執筆故今校卒持公
轉膝面之公卽起立不跪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
死旣下獄復欲爲厲鬼以死我死今不在我手耶公
叱曰若安能死我耶卽重我不過礫若又安能礫我
太宰益怒謂囚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而無 君人
人得誅之何但此爲太宰乃撫公獄中事謂以受人
餉公笑曰如若言不過以義案館耳不至如若以選
人市又受某基金而薦之開府太宰怒甚推案下欲
拳公公應之聲益厲王大夫好謂馮御史何絮爲祖
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而快心破祖宗法又

謂太宰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
夏宗伯言亦曰此豈宰公私家耶太宰乃止然猶署
公情真公挺身出不顧觀者咸嘖嘖稱嘆曰是御史
始者以其膝鐵也其辯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
皆鐵矣因目公爲四鐵御史且錄其語傳之遠外而
上所使詞事者密以聞頗爲動容是冬得不論當刑
洵時有遺公藥者曰毋再辱公推之地曰不聞王新
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言不當伏殿戶都市以
申明主法何言辱公在獄而有孝子京兆君事公諱
恩字子仁娶於金而舉京兆君京兆君行可有兄弟

十人而君爲之長當御史公下獄時公甫十三歲卽
伏闕上書白寃狀括髮短後衣整整長安街中見一
要官舉過卽攀跪泣請其辭絕酸楚不忍聞皆掩耳
促昇者疾過之其又二載而君年十五矣會冬事迫
乃刺血書疏叩公車大略言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
吳含飴哺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爲
陛下作一吠肝之犬而頓忘逆鱗之戒遂陷大辟塗
炭都市竊念祖母吳已八十餘受傷之深僅餘氣息
臣父今日死祖母當以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以
明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恍然孤寧得不死

惟冀 陛下哀憐之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
母子二人之命 陛下修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
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納言陳經見而憐之爲封
上有旨法司更審時王大夫猶在事與聶司寇賢仍
以公前律不盡合請報減死戍雷州公戍而汪太宰
亦用姦事露罷矣於時海內翕然謂馮公死忠孝子
君死孝然卒皆不死夫孰非天哉

監察御史馮恩傳

馮恩直隸華亭人由進士任監察御史嘉靖壬辰年
彗星見東井恩疏論閣部諸臣爲門庭心腹之彗乞

誅朋姦誤國者而尤指斥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鉉詔
下錦衣獄榜掠數百痛絕而殞都督陸松灌以良藥
乃得甦獄上移法曹柄事者媚鉉當恩大辟癸巳年
秋會審問下鉉例主其議操筆東面坐諸囚跪西面
恩獨北面列校牽使西恩厲聲曰吾此膝跪朝廷耳
豈爲鉉屈耶鉉怒推案詎曰汝屢疏欲殺我我今殺
汝矣恩大呼曰 聖明在上生殺皆天斷豈容權臣
無忌憚至此反覆爭辯久之鉉撲臂跳跟若將下殿
者恩復大呼曰諸公卿視否耶汪鉉無君擅權我恨
不能手刃以報上左都御史王廷相感額慰恩曰馮

同鐵
御史

上書
代父
死

御史母動氣祖宗百六十年來未有殺諫官者詎令今日有此又正色謂鉉曰汪先生宜爲國惜體如先生言是以私意殺人矣鉉愈怒遂書情真二字而起恩囊三木挺身出長安門士民聚觀者如堵嘖嘖言曰是御史若口若膝若膽若骨皆鐵也相與稱四鐵御史刻所與鉉爭辯語鬻之市四夷貢使爭購以歸時鉉猶必欲殺恩賴 肅皇帝仁聖特詔免行刑恩於是得不死繫獄三年長子行可年十四矣屢疏乞以身代母吳匍匐擊登聞鼓訟寃皆不報行可晝夜哭長安街攀訴諸貴人不忍見聞每望見輒疾驅避

之甲午冬行可刺臂血書疏自縛請闕乞死通政陳
經引以上請 肅皇帝憐之命法曹再議刑部尚書
聶賢左都御史王廷相謂恩罪在任妄無死法而行
可乞代父情可矜詔免死戍雷州士大夫聞者咸舉
手相慶太史鄒守志羅洪先程文德題四德流芳卷
贈焉謂 君仁臣直母慈子孝也思寓高要諸生多
從之遊著詠亦富丁酉釋歸 穆皇帝卽位奉遺詔
錄忠賢恩年已踰七十卽其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卒

河南道監察御史北泉藍公田墓志銘

李開先

公諱田字玉甫號北泉原昌邑人遷卽墨祖珍從元世祖有功授武義將軍總領監軍後有千百戶漕運把總防禦陰陽勸課教諭等官入我朝而尤盛曾祖福盛祖銅俱累贈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曾祖妣于王丘三氏祖妣于氏俱累贈太淑人父章號大勞山翁成化甲辰進士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終南京刑部右侍郎進階資善大大母徐氏累封太淑人以成化丁酉二月乙亥夢大星降于庭寤而生公見

者偉其貌聞者壯其聲聰穎不羣七歲善記誦能詩
對從資善公於京師福山孫內翰珪以長對難之不
待思索出語奇絕已又從寓婺源吳江陳中丞元吉
時猶未第因受學於其門聞教卽書紳難題不窘筆
計年不過十二三耳見者已許其爲國器學士程篁
墩敏政試以梅花賦搜筆立就程乃嘆曰昔舉神童
日亦不能過此子南直隸督學司御史亮屢命陪諸
生糊名試之不出一等歸而試於山東沈提學鍾奇
其文以爲不類少年語或記誦舊作不可知三覆試
之始信而大喜批其卷云不期卽墨之鄉而產藍田

之王由是名重齊魯隨薦鄉書年纔十六乃弘治壬子科也入太學不廢學規以其餘日從師於李西涯東陽楊遠菴一清楊石齋廷和取友於升菴慎劉松石天和張岐陵鳳翔不惟文筆縱橫而國體亦通達矣資善公以忤閹瑾繫獄謫州撫州又值宸濠之叛公周旋其間年方三十有二以憂勞鬚髮半白及瑾誅而濠平資善陞陝西僉事鬚髮復如故後資善以三品考滿例應廕子或嫡孫公乃讓於弟因既不私其身又不私其子每病場屋之文日趨浮靡當時所作之文高古藏鋒鈔不露圭角奮然以變時習爲已

任因而不合於主司每一下第輒改一經久而五經俱遍士子不得第者必以之借口才學如藍田馬理尚且空歸吾輩復何愧恨耶及馬公第而公猶脫落支乃俯就時格至嘉靖癸未乃得雋廷試二甲進士次年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適值大禮議起疏凡七上不合 聖心又同羣臣伏闕痛哭下詔獄翊日廷杖幾殆呻吟枕席月餘始出而視事得時權要所上十二事多拂輿情公乃條論之以爲不可因其議禮是而事事皆是也給事中陳洸已陞僉事戀內不欲外補乃阿附驟進一二大臣仍以舊銜參劾白巖喬

冢宰宇石潭汪宗伯俊各去位洸留補左給事衆論不平公復上疏論救并以知縣刊列洸之不法事情曰辯冤者附入疏中下刑部尚書趙清溪鑑按其事悉實覆奏得如擬巡視西城望重如山事決如流不止游食躡足而豪貴亦潛踪矣乙酉巡按陝西資善先巡撫其地有平亂安民功德漢中固城金縣皆立生祠公取道瞻拜復修其舊政欵具邊務所當興革者十餘疏上皆可之至莊浪卒遇醜虜入寇指授方略虜乃宵遁追斬首級甚多西人謠曰一按一撫一子一父虜不犯邊民得安堵自負有爲地方方望其

大有所爲豈意資善在家病逝訃聞卽至境外候交代畢奔而抵家治喪致哀中禮執政欲爲洗報復無由乃窮索所上累疏巧誡中之將執下錦衣獄西橋劉太常銳及數相知多方解說止擬本省會勘廻奏爲民遂作可止軒於後圃游衍誦讀其中口談不及官事足跡不入公門縉紳有造其廬者懇請始一出見否則托疾辭之萊州劉英爲寧州守寄其囊篋人無知者赴任舉家沉於江公召其從弟還之封識如故歷下同年周秀居官清苦歿後家貧乃攜其子養而教之兩京奉諫山東撫按聞部人臣前後薦者二餘疏竟不獲用止得遇恩詔府帶防健而已

監察御史朱澗傳

柯維騏

朱澗字必東號損巖塘下人正德丙子鄉試第一嘉靖癸未登進士選授監察御史甫閏月遇昭聖皇太后壽辰有旨免朝賀澗上疏言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在監若免朝賀則無以慰母心而隆孝治澗蓋陰開議禮者不考孝宗之說也同邑御史馬明衡亦上疏槩與澗同世宗震怒差官校梓二人至內廷命中貴詰以免賀乃皇太后意如何輒敢訕上遂俱下詔獄旣而鎮撫司請旨世宗召輔臣蔣冕曰此曹以不孝誣朕法當反坐論死冕膝行

泣護曰澗等愚昧固可罪然中心寔匪他陛下方隆
堯舜之治不可有殺諫臣名世宗怒稍霽曰饒死充
軍冕又泣乞未減乃定各爲民澗抵家以奉親爲娛
與人交不欺或爲人所欺不之校處鄉里未嘗虐視
一人咸稱爲長者公府絕無私干至於民間利病則
不肯默默雖與有司迕弗顧如里甲協辦當者率破
產澗貽書同年按察使周延極言其弊友人叅政王

鳳靈與周善亦助之言周力贊御史

趙應時等革協辦各目寫署案

府同知吳元璧會計歲費幾何徵銀在官不涉於民
刑籍爲定規者不啻十倍至今賴之宋居三十年巡
按累薦不報澗與明衡出處雖同然詞家行尤難堪
所著文詞無窮二怨尤語其養深矣卒年六十七

御史雷應龍傳

雷應龍字孟升雲南蒙化人進士任御史嘉靖五年
來督兩淮鹽課君性峭直不喜曲媚見義勇爲不顧
利害其禁私鹽先束官捕之倚法爲奸者及議掣鹽
深思博訪慎重周密必求所以利于官而亦不病乎
商不輕差官縱掣以開弊門雖未大見施行而人以
探知其爲國持法一念忠懇爲有餘也會部邑諸生
請禁淫祠君卽下令首撤五司徒廟銅像建祀胡安
定先生于中改東嶽廟用演習文廟祭樂廢天妃宮
增築鈔關公署及毀州縣淫祠無數械治砌祀僧道

久擢左道惑衆饗利者悉抵于罰士論稱快後君以
勤政積憂疽發于背歿于揚之察院屬續前一日召
揚官遺語于家其語大抵述已平生力學起家居官
守法之事欲其子孫知之未幾郡官迎五司徒像復
詣舊廟御史金堂李君佶繼君巡鹽新鄭王君鼎亦
來巡按更追君志而嚴正之碎五銅像補鑄兩學文
廟祭器又榜五司徒不當祀之義以覺民警俗夫以
雷君持法嚴毅如是而其崇正黜邪一念耿耿至死
不亂僚友聞風興起卒彰君志俱不愧一時良風憲

哉

浙江道監察御史浦先生鉉墓志銘

藍田

浦先生爲御史者一年母太孺人表氏思鄉乃上疏請假扶侍歸旣還朝思太孺人不置復上疏請終養者七年後還朝掌河南道事河南者司考察與考功司等時當六年京察先生黜貪墨屏邪佞不少牽連以是忤于柄臣乃毀言先生與考功郎中夜飲共謀罷官閒住者七年兩京給事御史巡按御史先後交章論薦曰浦某者名御史也吏部乃請召還朝旣而巡按陝西初御史楊爵以劾翊國公郭勛太學士夏

言繫秘獄者年餘矣先生上疏論救忤旨命錦衣官校乘傳逮捕之既至關中宜駕帖先生拜伏曰臣罪當誅乃褫冠裳徹纏于項桎梏于手足檻于車中晝夜疾驅者三千餘里至都下而先生已病矣屬錦衣鎮撫司訊之拘執束縛掠甚嚴奏獻甫上復命訊之加榜掠先生不勝痛以嘉靖壬寅正月六日卒於獄中先生之子珠扶柩至其家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北原衰經走五百里至大勞山中泣謂某曰先君子與先生同在臺端敢以墓銘請某昔以言事兩繫秘獄榜掠幾死者屢矣幸而生還痛定思痛豈忍

銘耶然又不忍不銘乃按許宗元氏所撰狀志之先生諱鏞字汝器故蘇州之嘉定人先世從戎于登州衛遂占籍焉父諱政世具隱德輸粟救荒授七品散官復贈湖廣道監察御史先生以成化壬寅某月某日生正德丁卯舉于鄉薦丁丑進士補洪洞知縣北虜入寇先生率民兵禦之虜失利遁去其爲政師法兩漢循吏民翕然畏服嘉靖癸未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惡少屏跡豪猾不敢犯廷議大禮奪休者半載時尚書林俊陶琰徵入而復去太監秦文旣出而復入先生上疏曰非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保

秦之道也武定郭某之姦貪播于海內請罷其兵權復奪俸者三月又言恤災防虜罷織三事乙酉巡視居庸等三關言邊務六事時政六事庚子復浙江道監察御史監北畿鄉試甫畢卽西巡值旱荒之餘地震星隕所上四十餘疏皆軍國大計總制都御史楊守禮薦之曰若浦巡按某者關中數十年所未見也請破常格用之蓋未幾而罹于禍在開元中御史周子諒以諫死墀下柳宗元書其墓碣曰有唐貞臣浦先生之大節與周氏等銘墓之文當如柳柳州者而屬之於某汗顏多矣銘曰太山喬松摧于雷風扶

菟下鍾兮有吳莫邪閔于泥沙亦露光華兮
原海市吐吞貞臣墓門兮結爲卿雲凝爲瑤琨爰寓
忠魂兮後千百春垂裕仍孫銘詞尙存兮

浦御史傳

楊爵

浦御史鉉字汝器號竹塘山東文登縣人正德丁丑
進士授山西洪洞縣知縣擢監察御史以親老乞終
養服闋復御史職值六年考核京官鉉以職當與聞
其事有論鉉專擅考核而不與衆共者於是鉉與監
察御史張祿同考功司郎中俞胤緒皆得定帶間住
是時爵亦病謝御史職家居嘉靖己亥上以吏部薦

欽才不可廢與爵同詔起用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次年冬奉命巡按陝西過歷州郡遠涉邊疆激揚伸理務正直平易又集其政務之大總成一書以見其施爲緩急之序名曰全陝政要集辛丑年春爵以言得罪下錦衣獄濱于死者屢矣戶部主事周公天佐疏救之死於獄中鉉自陝復上疏申救謂天下之治亂係言路之開閉言路開則忠言讜論得以上達而化理成言路閉則奸諛邪佞得以下恣而治道隳比河南道監察御史楊爵以言得罪下獄既久懲創必深臣願陛下廣天地之量開日月之明將爵特賜釋

放寬諸朝著之列使布靖共之才爵必能進思進忠
退思補過上不負明時下不負所學庶幾廣納諫之
門作敢言之氣言路開而太平之盛治可臻矣疏奏
有旨御史滿鉞着錦衣衛差官校械捉來京下鎮撫
司獄擬以不當救降之罪詔答一百與薛同柙鎖七
日而死鉞初在陝被徵秦民間之如失父母行之日
遠近奔走扶老攜幼滿其車至車不能行所過州縣
民皆先期相約候於道左每止舍處常萬餘人皆號
哭祝頌曰願使君復到秦地以活我百姓檻車過華
陰鉞登樓望嶽題詩其上有多難來遊快抱存晚雲

孤鶴散塵襟之句出秦境父老送者遮道號泣不忍
遽別鉉以詩慰之有滄溟釣石聞相待收拾絲綸坐
水邊之句當時差往官校既歸皆能道其事夫當顛
沛危迫之際應語從容不撓可以想見其骨次矣蓋
鉉爲人磊落光明與人交有懷必吐務盡其誠施爲
關大略無瑣細苛刻之態故德善所及民輒感悅初
下獄與爵別處一室同垣數步間未得相見一校卒
事鉉頗愼爵朝呼之以問起居因脫二絢以贈校者
既答後始得同處爵之剛忿粗惡不自斂戢見守者
或不遜卽不能堪鉉語之曰處此大難中必學古人

內文明而外柔順何必與較時有間使來獄中以同
銕起居其人遇銕甚謹且開懷相與銕感其誠口占
七言律以贈之傷疢甚慘草苦木板之上流血成池
見者不忍正視獄卒輩亦有泣下者銕氣象毅然略
無嗟嗚卑下語嗚呼可謂難矣十二月十四日下獄
申三十日蒙筭踰年正月初六日子時卒臨歿顏面
諄諄訣別雖語氣漸微猶強呼之大抵多慷慨慰喻
之詞謂曾展轉困迫之狀皆人不可堪其死在日暮
未可知也何痛我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死之
明年御史管子學來獄中子學嘗爲洪洞縣知縣言

前治洪洞者惟浦公政事獨優蓋民到今懷思焉其
庚子歲秋爵被詔北上取道於山西榆次周春坊汝
威者晉陽之榮傑也爲御史時嘗巡按山東時謝病
家食爵過謁之因訪以齊魯人才汝威首以鉉爲對
且言今已起用矣比爵至京鉉至已奉命監順天府
鄉試矣事畢後得與同官數月今則親見其死而哭
其屍於獄中焉嗚呼鉉旣死而爵之罪愈益重矣願
爵庸愚不肖豈足輕重使烈夫志士相繼而死今而
後雖以刀鋸鼎鑊正爵之罪然仁賢之禍世道之損
已無及矣蓋至此而爵之罪始不可以輕宥矣古人

有言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
又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蓋爲人子而不能孝則爲
人臣而能以忠自樹者未之有也鉉以親老卽不仕
言者已死而又敢言此又可以見其操履之大要矣
危難窘迫之際處之裕如百鍊之剛至死不回庶幾
乎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矣卽其志趨才猷始
終節槩振奮炳朗益卓卓乎爲當世之奇英而不可
議者矣惜其以枚爵之故而卽至殺身也

監察御史鄭公墓志

陸深

嗚呼思齋歿且十載矣始克葬而予始克誌之於人世何如也嘉靖癸卯冬鄭生開自莆陽走海上再致遺命復奉王大參應時狀并以葉方伯鳴玉書來速銘二公端人也予發書而泣嗚呼悲夫士君子履正修學當聖人御極秉可爲之時而又有能爲之具傾其所出才十一爾而遽齋志以逝能不悲乎按狀思齋名洛書字啓範姓鄭氏鄭出南湖唐大府卿露倡道于莆四傳至刺史帝徙楓嶺生倉曹楨楨生靜邊都統帥瑄析居待賢里之桃源至元泉南提舉朝

避寇徙郡學前共八世祖也高祖貴八曾祖再一祖
廷輔再徙郡治前皆不仕考諱祥號近菴正德丁卯
鄉舉授電白教諭母林氏實生思齋思齋初生時適
鄰家曝書龜趺移因命之名自少岐嶷異凡兒教以
古歌詩輒成誦稍長治經章解句析師宿以爲賢已
年十四應省試還補郡弟子員提學東泉姚公試郡
數百人中拔寘第一時年十七也丙子舉于鄉丁丑
舉進士觀政廣西道奉例歸省蔡太君于家明年始
覲于電白會廣中兵亂百力營衛近菴以歸嘗過江
門拜白沙先生祠因登甘泉湛先生之門折衷理學

甘泉器之時王改齋宜學舒梓溪困裳兩內翰謫居
亟稱之不置庚辰赴銓授上海知縣上海東南劇縣
也素稱難治思齊治之以慈惠若有神明然每事事
抵日昃則垂簾屏坐鼓琴誦詩以自適或退而引諸
生論經史月徵季考時其勤惰而激勸之嘗曰爲學
不以聖賢爲邦不以仁讓非士也士多成美寸海故
健訟庭下常數百人詞入悉受而遣之聽自息有不
息徐爲數語折之卽皆引伏又曰民之爭禮之廢也
乃計家爲里里有長計里爲鄉鄉有老選高年有行
者充之朔望則里老率其鄉人子弟行揖遜禮講書

歌詩錄善紀惡海多大葬又曰此非民之罪也令之不德也爲立義塚明表樹定禁約以示之習尚浮靡六禮過制且婚無載書易速于訟爲之詳品節定書式令社學師掌行之遂建社學九十六區隨學建倉爲之約正司馬準常平之法適歲太歉倉目不給乃大發賑之時饑民相攜來歸者萬計爲之別以都里列以交衢識以旌旗散以僚吏金穀封裹坐衆而卽之授受以手焉論次鄉賢名宦修葺社稷壇墀更定邑志海賦久弊始議以三鄉田爲三則併土而均撫按咸是之奏上而未果行其說猶存嘗於履端謁郡

歸泊海口有沉屍壓以石磨忽見之嘆曰此必客死
故莫余告也遣人偵之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牡執
來相脗合一訊卽伏果江西賣卜人歲晏將歸房主
利其財而殺之又一夕舟行見焚屍者詰之曰吾嫂
也姑隨俗爾數日有告母死無歸者因憶向日道見
火而不哀者其人耶因速來集諸隣保訊之衆云此
家無喪亦無嫂乃告者之母莫行被殺而奪其首被
發其家藏首一一具在存懷金渡海者舟人沉之其
家不知也旬日告發乃盡呼舟人具一已移之他渡
卽令解其首帕密遣示其妻問金妻果以金至囚乃

伏諸如此皆麗法抵罪無拘吏文邑人稱快又罷勾
查禁賭博毀淫祠表飾義以獎人倫懸鍾磬以達幽
隱當道才之以卓異交薦乙酉春召爲河南道試監
察御史巡視京倉九月實授巡按通州丁亥九月選
推提督南直隸學校計立臺之日僅三十三月而章
凡四十七上其論治心修身之道者五事勸上廣仁
恩以惠京師者十事救災求言復上十事皆剴切語
多不載至論逸欲之戒有曰陛下觀於御馬可以求
御民之道觀於使舟可以求使民之道勅費少師張
唐事之交惡有曰失近臣守和之義乖明時雍穆之

風二臣宜罷論調停器使之說有曰過爲區別則才能何以自容每事紛更則法令何以專一開大臣薦舉之門者將移威福之漸破條例資格之常吉必啓奔競之路悉荷上采納其薦達臣工也如大學士楊公一清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彭公澤吏部尚書羅公欽順吏部尚書楊公旦戶部侍郎邵公寶國子祭酒魯公鐸大學士謝公遷尚書林公俊孫公文繩澧非一其救解過誤也如總兵馬永之革任御史魏有本少卜合事中楊言之下獄鄭九萬之瀕死郎中葉應驥之就逮主事繆宗周唐樞之之編管皆一代之

偉人名士士論臆之既奉 敕陞辭而南過徐聞近
菴公計兼程歸治喪如禮壬辰終制赴闕補浙江道
兼理廣西江西諸道名日起而忌者日亦衆時方京
察會有互相糾劾之命給事中有失官者訐奏上特
旨報罷而思齋歸矣道吳舊治士民相攜徒步送百
里號泣攀挽者載路旣歸莆以明年甲午閏二月卒
于家年三十九耳遠近莫不痛悼之思齋以氣節自
負所與交游必海內賢豪士非其人雖貴顯不顧也
好辯有口明習當世之故廣庭羣議善批屈人卒亦
以是自屈云深昔在正德丁丑春試有事於禮闈與

一二僚友相約期得名世士思齋經房爲介落屐公
子亦批其文爲擅場之作以呈兩主考戒斬靳公東
江顧公共嘆得之晚不及梓文爲惜會出今上海派
時居先詹事公憂目睹三年之治咸覈而思齋謬以
予爲知己故予志海事獨詳以此思齋文翰精麗所
著思齋集若干卷藏于家

鄭御史傳

徐觀淵

鄭洛書字啓範少穎悟絕倫稍長卽希志古文詞年
二十二登丁丑進士以請急歸省時父祥官電白學
諭署邑篆會有兵興幾不免洛書單車入粵得脫父

既扶侍歸已而授上海令上海東南劇邑洛書年少
初若憤憤不辨案數事割然心開傳其讞獄事卽趙
廣漢黃霸輩不能過也召入爲河南道御史立臺僅
三十三月而章凡四十七上費內閣與張詹事交惡
也洛書疏論之云內閣爲天子公孤詹事青宮上秩
羣臣中卽有才行異等非由翰林者不得與 陛下
春秋鼎盛 皇太子誕生有期而兩臣以微郤各持
長短久不下勢必多引門生故吏陰相彈射而朋黨
之禍起矣此其憂在社稷非獨文臣不調足患已也
宜下明詔詰責罷黜爲百寮誡 天子內是洛書言

乃重棄耆舊疏竟報聞又會有李福達妖賊獄起
天子以三臺論報不實詔欲坐端門臨問于時大司
寇以下凡有事于斯獄者並械繫以聽言官悚息卷
舌自保洛書復上疏力爭之云主連臣勞天道也禮
刑不上大夫今陛下操獨斷之威法行貴近如此
則張釋之不得持罰金棄市罪抗辨於文帝前而田
蚡灌將軍事當時又何必令東朝雜問之宜下公卿
博議疏入天子謂洛書數喜生事今復以狂言蔽
至尊臣大不敬內閣楊一清爲長跪叩首請得赦罪
他如上逸欲之戒罷調停之議皆劄切語多不載久

之以學行推爲南直隸督學使者奉命抵徐浦遂以
電白公訃歸服闋入補浙江道兼綰江西廣西諸道
事洛書頗傲脫意不可一世人而側目者相與傾之
去會京察期有科道互糾新例而給事中饒秀失職
怨望疑洛書中之廼撫他狀誹奏部院莫解其繇方
擬量調而特旨從中罷矣蓋柄國者陰有以嗾之也
洛書因邑邑失意歸歸道吳上海士庶走迓出餞者
數百人再歲卽以病卒吳人復具賻誌詞赴吊者
又數百人卒後三十年郡城陷洛書之子開往依上
海上海士庶相與環泣曰此故孫叔放兒也廼倡義

醵金置田百畝在故邑所令間歲一至收入以秦蒸
甯史漢循吏傳好采奇事奇易有此哉先嘉靖戊子
按史聶報持斧負威稜行部抵郡適洛書以宅憂在
里諸所搏擊里人疑其意授然不聞有報復之私云
豹與洛書同年進士又令華亭齊名並從王守仁論
學最稱莫逆第洛書以高才口辯不能浮沉自晦卒
時年才三十九而豹以善仕過令位至大司馬多辭
考廼交驩分宜竟以不安引去人固不可以無年又
不願有期頤之壽如此

御史劉先生陽傳

王時槐

三五劉先生陽字一舒安福縣人自其見時端重若成人恥私食食必廣坐年十三請焚先世積券弱冠從彭石屋劉梅源兩先生受學兩先生深器之陽明王公撫虔時先生亟慕一見其人稟學焉而梅源先生故是王公弟子間示之語錄則益嚮往遂專如虔除夕泊舟野水風雪霏霏齒牙上下指麻木不得屈信先生顧津津然喜也旦日見王公稱弟子王公視其修幹疎眉飄飄然世外之態顧謂諸生曰此子當享清福已又謂先生曰若能甘至貧至賤者斯可爲

聖人先生跪受教自是日兩謁見退則與冀君元亨
等互相稽切越數月辭還先是督學使者與王公持
論不合則發策詆之先生明正學以爲言衆皆謂先
生且歿而先生竟首選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碭山知
縣碭山盜警無虛日先生捕其魁桀格殺之奸民相
顧聳懼不敢動於是表孝子閭祭節婦墓百廢具興
民俗丕變邑苦河患先生齋沐七日率父老子弟精
禱遂自疏者二十七里待僚佐有恩意煦煦然民弟
也而僚佐亦以昆弟視先生先生視身如寒士時人
覲襄俸金以行不煩民一楮居碭山四年九被薦剡

徐志稱先生有介操臨民愷悌尤尙理學政暇則引
四民訓諭之無賢愚皆獲其益益實錄云旣召去士
民遮道哭聲震野爲荆仁政祠去思碑入拜福建道
御史則侃侃持風裁世宗時改建萬壽宮爲永禧仙
宮百官表賀諸御史推先生先生毅然曰此當諫不
當賀已而廷臣有密促賀表者以矢威叵測衆洶洶
歸過先生先生曰卽有違請自當之不以累諸君已
而迄無患故事部院接疏中官持疏南面先生謂同
官曰疏在中官手北而可爾旣授疏猶侈然當尊謂
朝廷何竟東向揖中官中官雖甚恚然迄不敢出一

語官舍蕭然禪室日恒蔬食或諷先生泰儉先生曰
不聞青菜侍郎長齋御史乎居頃之以病乞休執親
喪基棲者三年哀吟嗚悲感行路既除服被召尋陪
點光祿少卿竟辭不起而惟日與色士人談學不倦
嘗會復真羣公夜講罷門弟子就先生遮牀跌坐退
若有得也氣清明癯然海鶴嘗登泰山絕頂遊衡嶽
夜半坐祝融峯被羊裘觀海日超然遠覽薄視色界
一切晚闢雲霞之館於三峯翠微坐半雲洞天與諸
同志講道飲泉茹蔬悠然樂之發爲詩文自成一家
言皆根極理道關切人倫與人言依依於踐履嘗曰美

堯舜之孝弟而無稱於鄉黨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於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蓋深中學者之隱衷云至其所以深造而獨得之者則猶不容以易窺矣先生每語人曰孔子之學率十年一進藉令其壽加乎七十又當有進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卽是語推之先生所以孜孜不懈者蓋尙未有滯也先生天性溫良馴雅自少至老不能害物與人交仁經義緯人人以先生親已其言優游有餘味能使聽者不迫於耳尤諳達事體善爲鄉人排紛批難爭曲直者多不之有司而之

先生之廬間有背先生指結訟者有司曲直之一如
先生言人以是愈益歸服沒之日哭于其庭者以千
數相與祠祀之至今不絕

貴州道監察御史松崖郭公弼墓表

羅洪光

嘉靖初今上厲精圖治日親覽斷章臣自求過不暇
罔敢忤旨壬辰彗見有詔求言言者日數起多汎不
切安福松崖郭公弼爲貴州道監察御史極論營造
採珠爲害力請停勒中外方甚危之會上令所司議
行罷諸司人人惕公遂激怒將嬰重禍左右乞貸不
聽有被杖死者久之怒解猶削籍去公自是名滿朝
野然是後莫敢有言採造者矣公長身疎髯雅重簡
朴望之若甚儒緩而中不可奪始入院受知都御史

李公承勛會天下諸臣入覲俾考黜陟實越常敘至
監內庫按貴州劾弊發奸戢戎平亂京師嘗起大獄
或逮貴戚黨援強衆據法行遣一不他徇其清稅與
邊務諸疏慮遠辭直素持風裁不獨能言採造然李
之知公則自江陵始也公初以進士知江陵處衝疲
節浮省煩周防豫禁民尚弗順慨然曰是猶恃法吾
之誠固未盡乎乃益盡心於民思委曲導化之不敢
施一切以必其速就已而梗令怙惡如下五庄諸姓
及陳銳父子去暴即良政益明信於是捕盜盜平發
粟賑饑異境來歸惠及襄鄧藩封素恣橫至是壓市

夫庸州蕩稅科無敢逸法嘗行水火不敗堤行火祀
天火不及鄰咸歌異感課民藝植鄉督以長桑棗編
野歲不病乏四年內召遮留不得共立生祠沙市中
江陵嘉魚接境李爲名臣其知公任之蓋有以也既
解職歸絕跡有司不復與外事昔從王陽明先生遊
聞良知之說旣以自淑淑人且試之政比移居邑城
數教與祭酒東廓鄒公鼎往來青原復古相資切劘
而以禮教家以儉約下以義倡族人而割之田若餼
渴在已不但已雖當道薦剡屢入甘以廢棄自安殊
無改也始公將舉鄉試同舍生王國卿染痢頗劇人

故多避公犯蒸穢朝夕摩撫既不抹復傾囊紀其喪
而入試夜拾友人伍箕遺卷橋下亟訪歸之是年遂
與同舉夫歸卷出倉卒人或能之若處王生利害至
切人情所甚難者是時未聞良知之說其所立已如
此豈非資之近道者乎公家居二十四年而卒卒之
年爲丙辰壽七十有六既卒安福以鄉賢祀江陵復
舉名宦而沙市之祠報祀益虔

監察御史贈太常少卿曾公紳傳

曾御史紳字習之泰和人自祖父時家鳳陽霍丘縣嘉靖中登進士授南刑部主事又三年改河南道監察御史竟以劾冢宰汪鉉死杖下其初人刑曹也有冤獄連百人囚繫四年莫爲辯者公訊得其情止六人擬遣餘皆獲釋疏上竟如授爲御史出綜理政清理運河有功賜金帛時大臣專柄言路扼塞公疏罷尙書劉龍聶賢侍郎陳璋甘爲霖大卿王緹沈光都御史趙載由是直聲震朝廷已而大宰汪鉉不職給事中海陽薛宗鑑首言之鉉上疏即辭繼奉諫交章

論劾鉉辯益力公方臥病邸中憤然具疏其略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臣觀鉉詆辯一疏有人臣所不敢言不當言鉉掩主上之美附宰執之權庇七人之奸塞言官之路乃敢肆言至此欺罔專權無人臣禮乞早正其罪以保治安疏上竟褫鉉職而下公并宗鎧錦衣獄獄中自敘生平大槩多忠孝語略微纖芥怨悔之意獄成與宗鎧同杖於午門中使奔呼播踊公神色不渝第曰臣言得行臣罪當誅杖已越日而楚公神采英毅好善若渴嫉惡如讐嘗曰丈夫磊落願卽安能脂韋俗流作溫飽計耶父兄早世嫁諸

妹成諸姪先產悉推與之周族貧乏不植私藏國有
大事寢食弗寧蓋天性然也隆慶元年贈太常少卿
遣官致祭蔭其子綬

監察御史見吾陳公讓傳

張元忭

自考亭朱子倡道於閩中一時及門高弟砥行植節者滿郡邑故閩中之學在有宋孝寧之世爲最盛迨明興以來朱子之書布四方家傳而人誦之然特習其說以獵取科第影嚮剽竊而朱子之宗旨轉晦夫自蔡虛齋陳紫峯兩先生相繼出乃始一洗俗儒之陋習獨採朱子之精微而閩中之學在皇明正嘉之間又最盛見吾公益紫峯之從弟自少卽稟學焉盡得其衣鉢之傳而統承於虛齋者也然當兩先生時上陽明子方講致良知之學獨異於朱子世之爲兩

先生之學者泥於舊聞相率而排之公既尊信兩先生而亦無疑於陽明之說嘗與人論學有云陽明先生懼人謂格物只是窮理窮理只是讀書故以格物爲主于行懼人以致知爲致聞見之知故加一良字於知之上非良知不足以言知非格物不足以言致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頭處在格物要妙處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慎獨卽是致良知此學初無足異不知世人緣何而異之又云宋儒之學萬分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其所未至將以爲宋儒之忠臣益友而非欲拾彼之短以形己之長也今講陽

明之學者輒掇拾宋儒之短以爲口實語養德之學則爲薄德語講學之事則無益於學而徒使陽明得罪於先儒可爲深戒由是推之公於朱王二子之學蓋皆超然自得而非徒依傍口耳私開戶牖者使論學者人人如公則二子之說不惟不相悖而實相濟矣尙何辨論之紛紛哉公姓陳名讓字原禮少穎異不羣爲文奇崛遒勁不爲蹈襲語嘉靖辛卯舉閩省第一尋登進士授紹興府推聽獄稱平暇則進諸生杖藝講學士彬彬興起天真祠之置圭田三江閘之捍海患公區畫贊襄之力爲多徵拜監察御史遇事

敢言無所諱避 肅皇帝既嗣大統迎 興獻太后

入 仁壽張太后仍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是有郤

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
其黨構誣張鶴齡兄弟有逆謀左道呪詛詞連宮禁
逮繫無辜數十百人都城騷動諸司不敢出一語公
方視事東城遂捕東山下獄究其罪東山度不可脫
益令其黨告變且誣公爲張氏羽翼併下公獄公從
獄中上疏謂 陛下有帝堯九族既睦之德而東山
乃敢對 陛下倡言漢武巫蠱之禍 陛下有帝舜
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乃敢對陛下公言慕泰遺母

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社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
鞠東山所奏悉無驗併其黨坐欺謾伏誅公得還職
京師宴如當是時微公仁壽宮危人心搖矣已而
興獻太后登遐廷議遷興獻帝合葬天壽公以藩王
不宜入祔皇陵乃借堪輿家爲言顯陵氣脉不可
洩又重於勞民請以衮帔交葬便上初覽奏怒甚
投疏於地少頃復取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
之議而執政從旁擠公竟賜罷然公身雖退而言則
已行矣公在臺中二年疏屢上皆侃侃大計獨此二
事尤人所不敢爲不敢言者咸謂公有社稷之功焉

既退休里中日夕靜坐讀書孜孜學問口不談當世
事惟地方利病所關輒不惜齒頰疊疊爲上官陳說
爲人剛方廉介見者竦憚然與之久處談論慷慨真
意溢出人益信慕之上自承天還猶問公姓名臺
使者至閩輒以公薦於朝而執政終忌之置不用家
居十五年而卒隆慶改元錄先朝諫者贈公光祿少
卿所著有見吾文集二十卷邵武府志若干卷行于
世夫公始終出處大致如此世之知公者徒謂公爲
廉吏爲直臣爲博雅之儒爲剛介之士而不知公之
學其所見者定其所造者深其所養者粹蓋真自以

紹紫峯之家傳振閩中之末響凡其平生所表見凜
然偉然者皆其學之緒餘而非襲取于外也公歿未
幾子孫無以具餽粥子往嘗見其子於溧陽襁褓不
完予甚憐之頃者走三千里外來謁子請爲公傳且
曰吾父之事行誌若狀旣備矣惟學術所統承未有
發其微者是以竊有請也嗚呼某之志若此亦可謂
知所重矣故予傳公特詳其學之所自以附於誌狀
之後

四川道御史侯公度傳

實錄

侯度字憲甫東阿人舉嘉靖壬辰進士出爲淮安府推官江都富室殺人倚憑權貴久不成獄侯度庶得其實竟置諸法泗州民有被誣爲盜者數人吏知其寃皆以避嫌不肯爲解度得其枉狀立論出之選四川道監察御史出按山西前御史王汝楫劾按察使曹嘉嘉憑內援亦奏御史下吏治後御史畏嘉憚戾皆不敢竟度至師叔幾書訊之立劾罷嘉起汝楫士論快之報命還掌本道遇事勇敢不畏軀禦長安富民蔣氏藍氏以貲雄都邑倚中貴人爲拔自占工部

儻人所乾沒縣官金錢動至億萬御史臺忌其請托
八年不問至度乃正其罪謫戍邊廷中諸公皆爲言
竟弗止都人凜凜憚之復出按河南坐湖廣貢使遇
盜於境逮下吏治杖之闕下行至良鄉創甚卒年四
十有四度爲吏廉死無以殮諸御史推金葬之

鄭御史芸傳

黃謙

鄭芸字士馨初城東人唐太府卿露之後五世祖有
初徙大坂芸登嘉靖乙未進士拜松陽縣精敏有聲
部使者疏其才移上虞首濟沙河通商舫甦置傳復
上妃白馬夏葢三湖卽以湖歲入魚蝦錢倡築上虞
城後十五年倭夷寇浙東獨上虞以有城免鋒鏑民
追慕祀之由上虞察廉遷監察御史疏議漕務請定
大官品物及奉常牲直繼持節居庸疏脩外堡防閑
道并上三邊圖序得俞旨當是時分宜相嚴嵩及子
世蕃初結寵近侍芸語御史陳策伊敏生曰此亂之

孽不早鋤之蔓難圖也乃竝疏嵩怙寵不道 上怒
奪三人一秩示薄譴而分宜相從此已忡忡甘心此
三人矣御史葉經者先亦攻嵩會經按山東監秋試
上貢貢士籍嵩摘其文字誣爲訕謗坐經死遂以芸
代經芸慷慨攬轡至則激揚風采諸所禍適聽之是
時嵩父子固慙礮然尚畏朝廷且偵芸居東無郤卽
欲急投種未有地也芸得代有銜命南粵取道省覲
卒十家歿之日囊無餘金余棧不給御史趙應祥捐
廉贖之且屬郡視其後

御史葉經傳

楊爵

葉叔明名經字叔明號東園浙江上虞縣人登嘉靖壬辰進士授直隸常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按北閩一年以能持憲體得回道管事癸卯年夏奉命巡按山東是年鄉試叔明爲監臨官發策以邊寇侵侮禦應失當中國疲敝事當安集以試士其策詞略曰禦虜之道不可俸彼之不來而在嚴吾守備之足恃今茲醜虜厭飽而去非有挫折安知懲創正宜謹復隍之虞固苞桑之固庶幾有備無患可爲長久之策苟偷一時之安而不先爲不可勝之計萬一黠虜復來

因我無備以大肆其猖獗之勢則將來之患可爲寒
心其言財竭民困之故則曰成賦中邦舳舻飛輓有
兌運之輪歲辦軍需用供武庫有常征之賦羽檄遞
馳中原騷動有菜堡之役行伍不實額外旁搜有壯
丁之選隣封策應老師匱財有臨洛之行採木羣方
轉搬直達有河上之運王事期程急於星火郡縣追
呼雞犬亦爲之驚矣又欲停土木之功緩催科之政
慎爵賞之施祛冗濫之弊爲今日救恤之計故事凡
試錄所載文字謂之程文或筆削中式舉人所爲者
亦多主事者自爲之或言山東試錄皆叔明手自更

定亦未知是否錄上以策問內含譏訕下禮部議其
罪而又摘其錄中議論所及如言繼體之君德非至
盛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等語皆指
爲謗毀貼註以問械繫下獄擬叔明大肆譏諤無忠
敬心詔於午門外笞八十發原籍爲民卒於道其提
調監試考試官十有三人以不能校正皆下獄初山
東試錄將獻考試官有言錄中文字論及時事者稍
宜刪改否則禍出不測叔明不聽卒以此得罪或先
是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詔下錦衣獄以
負罪深重一時同處者多戒心惟叔明屢有通問爵

不以得其通問爲可幸而以叔明敢於通問爲人所
難也至是叔明以山東事來獄中相見甚歡是時奉
和劉子煥吾工部員外郎也太平周子順之吏科給
事中也皆叔明舊交而先叔明以言下獄邂逅間敘
平生以勞苦之狀而各禁不言得罪事又先以事逮
獄者章生勺與叔明同里居爵使以間處問叔明以
山東事叔明言職在監臨宜自當其幸又問胷中如
何若不知有所謂恐懼者俄有命下叔明罪當笞爵
與三子者相謂曰葉子心志定笞雖多不死嗚呼今
乃死矣使叔明聽其考試官所言於文字議論間稍

爲遷就豈其得罪之深而至於死乎然叔明不憚殺身之慘禍而憚爲諛言以欺君上則叔明平生之所尚亦可以槩見矣人孰不死同一死也而有輕於鴻毛者有重於丘山者人言叔明非以異事死而以修辭立誠直吐所見不自顧忌而至於死也嗚呼其所係亦甚重矣世之儉夫壬人習爲乾沒媚悅之計於利害所關則搖首閉目禁於出一言以相正甚至迂曲隱避諛張爲幻以上欺君又下欺此心者往往而然視叔明所爲則何如然則叔明雖死猶不死也時年三十有九歲

監察御史王公瑛傳

歐大任

毘陵在江南衣冠最盛公卿以至郎吏數十百家蓋
蟬聯不絕也豈地氣固然哉彼其碩德弘藻每致通
顯以余所聞王御史其一也御史諱瑛字汝玉先世
居石沙而遷無錫因稱石沙山人初授書于邊進士
伯山伯山讓其華采且謂其幼有成人之度辭不能
師南畿諸郡邑皆聞無錫王生又往往傳無錫王生
文正德乙亥出應臺試督學使者張仲齊選爲邑學
弟子員爲文厭經生預補力振迅踔厲嘉靖壬午鄉
試應天中式三赴禮闈不遇歸則結廬山中潛心大

業探討奧眇究明指歸約其閎博以造于深厚爾雅
詞卽高峻亦不戾于格一時與唐應德薛仲常先後
起毘陵矣壬辰會試程太史舜敷得其卷異之取置
前列仍梓其文爲式旣成進士則試吏部政大冢宰
而下咸重其才授太常博士當是時 世宗皇帝方
興禮樂隆郊社百神諸祀日贊秩宗斟酌舊典尋召
人臺貴溪夏少師以議禮合 人主意業已得御史
于奉常日謂封駁察舉才無右御史者每延譽不已
而御史粥粥守官如故也會議南符御史與同官疏
留已而議竟寢御史則奉勅理冀北山東河南馬政

摘扶姦蠹條畫便宜牧事修舉爲直指使者最暇則
謁孔林觀鄒嶧走大陸泛黃河岱宗崧高無不游詠
庚子出按八閩懲官邪重民命獎恬退禁汰侈崇敦
化旌孝烈清寺田以補虛糧復驛傳以蘇疲邑諸所
舉措炳在憲牘海邦頌焉歲當大比綜覈嚴密校閱
精允閩士被其甄錄與解額所遺者人人自以爲恩
明而且公也已御史戟彘虎目傾步有威而中實無
伎刻簡曠激昂緩急必赴不以空乏爲解而實不能
阿附權人閩中多碧水丹山靈區異境如鵬海鯉湖
武夷雲谷使節所經必繁帷以廣瞻視于是譏諂叢

生及瓜而補外之命已下御史謝病南還恣遊寶界
九龍琛山慧麓及義興三洞句曲三茅旬月忘返又
與鄉士大夫修復碧山吟社家有園林日召故人密
親琴阮奕博芳辰令節則廣筵合樂華燭飛鷁每極
賓讌之娛衣冠家有沈隱侯白少傅之風如御史者
能幾哉而事繼母則孝養備撫猶子則慈愛周內行
純謹殆庶幾汜毓臧蕞焉豈但以宦業詩名著江南
而已哉御史所著有溪上集子同穀爲鴻臚寺主簿
與余善 論曰學希古士行志御史貴顯矣然遇合
難也見幾明決不俟終日君子貴自行志能與規規

謗謫者道哉余又聞嘉靖間錫山有華雲華察王問
三先生與御史咸蚤退而學各傳嗟夫嗟夫澤豹淵
虬意並遠矣

監察御史贈光祿寺少卿斛山楊先生爵傳

吳時來

斛山楊先生諱爵字伯修陝之富平人家故貧母誕先生於媼家媼降以火起羣赴之則懸孤室也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年二十始發篋讀書無燈嘗以薪代夙夜攻苦有時之隴上耕卽挾書而讀意欣欣也兄靖少叅邑掾與前段令相惡爲直指使所捕先生徒步百里外申厥寃遂并破逮獄中上書辭意激烈後尹見之曰奇士也胡累至是耶立出之給油薪費督之學年二十八聞朝邑韓先生講性理學躬董業在

拜其門韓先生聯其詞氣行行壯也欲卻之父蓮峰
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詫曰幾失之既
省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督學使唐
公校藝首拔之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館中客
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實還
之金客謝弗取請至其家舍馬以書經舉第三名已
丑登第授行人司行人奉使之肅府儀府吉府贊贈
俱讓不受 世宗肅皇帝議禮多制作薦紳譴斥者
衆先生上疏臣奉使湖廣地方目睹百姓多菜色望
筐操刀割草肉鬻啖道傍假令周公禮文盡行抑何

稱於老羸饑饉之懇上之司舍待罪得旨下民部發
賑全活以萬計壬辰秋授山東道監察御史見坊臣
弄威福草奏將劾之爲鄉人親昵以有垂白母在于
是浩然請告歸居母喪一遵家禮廬墓三年冬月竹
筍生兔馴繞人咸以爲純孝所感云服闋堅以不起
行部使者交章薦之庚子秋詔起其家幡然戒行曰
曩以母故不得舒吾志此一時也何爲區區策駑馳
爲復補河南道監察御史辛丑春二月初四日上封
事媿媿數千言大約天下大事內而腹心外而百骸
皆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輔政者汲

郭翊國竟爲巨蠹二則凍餒民閔不憂恤而爲方士
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
器濫及道流出入禁內五則挫折諫臣解具載疏中
上震怒命錦衣使逮北鎮撫司推究考掠備至先生
一無訕被劓檀鎖中尻肉綻若懸珠手割之血淋漓
下氣息奄奄眩惑不自省守者以爲死矣被覆之半
夜汗如雨復甦東廠日更伺言動以上有蘇校尉宣
來心惻楚狀拾重瓦間合處尋被笞撻辦事役矣時
有張子者同室職納橐館得緩死部郎周天佐侍御
浦鉉以申救筭死獄中守益嚴踰年工部郎劉魁再

除年吏科給事中周怡咸以抗疏下獄尋為降心相
與切劘脩諸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昔周易辨
錄及中庸解若干卷詩文賡歌如是者五年乙巳秋
八月十四日 上虔修萬靈明庭之儀祀帝得仙箕
釋此三人者遂與周劉由潞水道臨清別而歸 上
雖放此三人者其時熊太宰以陳仙箕忤旨終未釋
然後詔逮之抵家甫十日也十月二十四日下詔獄
與三人俱繫復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先生等易
與周劉飲謂曰今須盡此杯明日出矣是夕 大高
玄殿火四發不可嚮避火闌中恍聞呼三人名氏者

次日釋歸爲民先生兩繫詔獄寒暑八易其初苦楚
若不耐久之而鼎鑊湯火節如食飲抵家以教授生
徒爲事解凍而耕暴背而耨與農人同甘苦雖乏儋
石之儲而蕭然無憂蓋園扉中研心學問磨礱精光
開拓胃次真有渺人窺空宇宙者而世上儻來富貴
曾足以芥蒂其日睫乎已酉冬十月九日猝大鳥集
居處先生不樂曰漢楊伯起之烏至矣兆在我乎十
四日午時而歿年五十有七隆慶元年 穆宗莊皇
帝肇極復其官追贈光祿寺少卿廕其孫恒官左監
丞

處困記

楊爵自撰

嘉靖二十年二月初四日余以河南道監察御史上封事有罪次日下錦衣衛鎮撫司十三日夜蒙笞十七日夜復蒙訊鞫血肉淋漓喘息奄奄而所以困苦之者則又日夜戒嚴未少疎焉斯時也余自謂死在且暮且以得速死卽爲幸矣旣數月刑瘡之潰裂者雖少完復然殘毀之餘形狀變動輒顛噴亦未敢以萬一獲生之意自望也忽一人謂余曰子之險難其將免矣有一賢者焉以教子爲事疏之上已數日矣余問爲誰其人不以姓名告但曰俟一二日當自

知之已而戶部廣東司主事周公天佐下獄中余未
始一識周也時獄戒甚嚴又未獲一相面語惟聞衆
驚愕囂囂語及疾趨往來踟躕聲刷笞之既重其困
苦之者視余則又甚焉余慮其弗能堪也呼一人卽
膝上手畫困卦二字使以潛慰之乃示以困亨貞大
人吉无咎之義也聞周首之且微有笑容次日余詢
公之起居於同逮麻知州時公已逝矣麻不欲以驚
悸告但給之曰必無事今日飲食稍能進矣其卒爲
五月初八日未時也數日驗出其屍天震雷屍旣出
雷已予哭之以詩有天上烈星墜人間草木愁滿腔

都是淚只向暗中流之句周以忠義英烈自振奮以下
獄未三日卽以人情憐阻聚語洵洵皆爲余懼炎氣
轟轟獄地蒸濕徂暑流火之際余所着者尚爲冬月
之袍布重以嚴禁力弗能堪惟思古訓格言可益身
心如孔顏問答之類者潛玩其精蘊與其氣象以自
寬自解覺有得焉忽不知狂狷在罰而忘其身世爲
囚囹中之一羸僇囚徒也繫及冬初刑部員外郎錢
子洪甫以事下獄錢子余同志舊友也相見甚歡數
相語皆崇德切要功夫未嘗以困苦廢忠告蓋恐爲
有道者笑也居旬餘日錢子送御史臺擬罪余願有

以爲別錢子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
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別
未久錢子復以前事來獄中時御史浦公鉉自巡按
吾陝西處上疏救余械繫來京十二月二十四日下
北司獄中別處一室衆皆洵懼莫敢窺伺惟錢子往
候之爲守浦者遮拒未獲與言除日晨旦浦公蒙寵
移就予室同加嚴禁公旣傷重弗能語惟聞有呻吟
聲衆包之以衾共以手舉寘之余傍居移時始甦余
呼以老兄謂之曰老兄固不自愛矣如時政何毅然
魔之曰今日之舉吾巡按陝西之責之一事也於子

誠無所與子勿復言既而告余以關中人材風俗之
大略及所著全陝政要集過華陰有題華山詩出境
上別秦中父老詩皆能爲余誦之有以公事來者遇
公甚厚公感其誠意口占七言律以謝之余從容謂
公曰吾兩人者地分秦魯相去數千餘里絕跡仕進
甘老林下同一志也往年詔起廢官復御史職者惟
吾兩人而已未幾皆以言獲罪今日同一桎鎖者則
又吾兩人焉事至於此豈偶然耶吾人處世榮樂則
心存於榮樂患難則心存於患難於今日之憂困而
安順之亦百年中所作之一事也時錢子亦以暮處

憂患爲吾兩人慰余旣日夜在側執弟遜禮甚恭遇
守者或失之粗厲公戒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處患
難之道也忽一日公自覺寒熱交攻坐卧弗寧余知
其刑毒將潰凶之徵也卽夜破一磁盞刺其傷處血
流弗止公自謂覺少寧息但神益昏潰飲食少進食
卽嘔出公旣危甚守者見余情狀迫切慮自殺防之
甚急是夜以鐵索縛余臂聚而守之已而公不語矣
余執其手哭之甚慟良久公復少蘇問哭者誰也左
右以余對公曰子無過慟吾死於此命也語畢卒時
漏下三鼓爲正月初六日子時也余枕屍泣徹旦

未已迄今記及未嘗不流涕也錢子以浦周二子之
歿也其歿以浦周二子之事也謂余之痛似可以少
已焉夫固然矣古之君子得志則道可行於天下不
得志或亦有以善一方德厚者動而爲世道之益否
則無往而不損焉今日賢人君子之過雖非我所敢
致亦由我而有之矣非積未誠而動未審歟吾豈怵
中懷危蘇蘇焉而爲沓沓者耶卽憂困中省愆思咎
之心誠未已也故述吾獲罪之顛末以自責而自勵
焉時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得書于獄中

續處困記

楊爵自撰

予下獄蒙咎後司官絕余供食日給囚飯予以事非君命特過於奉承者一時不以生道處予故義不忍食時繫獄同屋居有張清者頗尚義氣予得資與共食焉既而錢洪甫下獄得自通飲食家人附供食物書予姓氏者不聽進乃約以再字別之凡書再某物者知其爲寄予物也踰年洪甫出工部員外郎劉子煥吾下獄亦如洪甫爲予處之又踰年吏科給事中周子順之下獄亦絕其飲食於是予與順之皆依與煥吾同飲食乙巳年八月十二日予三人俱蒙恩放歸田里取道於通州張家灣同舟南下至臨清州

予由陸路西去九月十一日 上密論東廠使復拘
予三人是月二十八日使者至予家時予抵家甫十
日卽刻起程十月二十四日至東廠次日蒙旨下鎮
撫司照舊監禁不許怠縱始予以罪下獄特戶部主
事周公天佐及監察御史浦公鏞相繼救予皆以重
笞死獄中旗士蘇宜以東廠使具予言動久因繫狀
積五日一上奏宜以厚余爲予遭譖下獄笞幾死予
皆別有傳以載其事至是治廠事太監徐府以拘予
事係密傳拘至不宜題本省八十降南京小火者於
是人情悚懼皆慮禍及於已旣下獄卽絕予飲食凡

予所具氊履以禦寒者悉奪寘庫中惟慮困苦予者
或未極也獄中繫逮者百餘人見予皆遠避或偶以
一言接者則縮頸歛足左右顧瞻如與境外異人相
通而恐禍出不測也章生勺浙會稽人壬寅年以事
逮獄與予同屋講周易司官以講讀事不宜外聞於
人乃寘生別屋戒不得與予見予出獄時過生門呼
以相別至是生爲予具飲食使小校者以布裹沙鍋
藏衣襟下朝暮供之獄卒多以患害恐生者生不爲
動則應之曰以此得罪死不恨予密諭生勿發危言
當以貞艱晦默相濟處初予繫過孟津縣謁夷齊祠

度以罪當復禁非君命而禁予自供食者當餓死故
題詩壁上有願借首陽方丈處藏吾天地一殘軀之
句此入獄嘗盡日不食司官使告予俟劉周二子來
處當如舊十一月初二日順之至廠蓋順之得抵家
拜其母次日卽行煥吾未抵家七十里間使者先至
其家繫其弟以行卽趨應捕者順之至廠十一日同
下錦衣衛南監卽轉鎮撫司是日夜漏將一鼓予困
於柵鎖見獄戶未闔守者然燈若有所待予度必二
子將至須臾聞步過外有鐵鐐聲旣又獄卒繫柵木
草出力叫吼聲響聞數十步索鐵鍊以縛二子呼聲

震動守者一人坐予傍訝之曰何爲其然捕得虎來耶忽一校者未門內告予以二子使門者俟予笑曰困縛中不怠致寒溫意可以見二公習次矣煥吾順之各居一屋皆在予屋後左右南向側門在予屋前右東向次日天明順之登廁過予屋戶板扇外有柵向內掩晝常鎖之予不得出乃隔柵與順之相勞苦予問順之至家得見其母大人納幅否順之惻然悲傷始予不食囚飯嘗於暗室中誦孟子單食豆羹章以自涵蓄至是順之亦不食謂予曰囚飯之食呼蹴之食之類也乞人尚不屑而我乃屑之乎予笑以爲

然因謂順之曰寧以壁碎石上作草玉苟安能甘此
侮污爲全瓦礫耶或以順之與予共約不食蓋所見
偶同實未嘗相約也煥吾曰朝廷既待我以不死吾
豈忍以不食而死乎順之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
道而同歸於仁今日之事各行所志可也司官聞予
二人不食許以煥吾名通飲食既數日復使告謂冬
久旱 上祈雪未應心甚急恐加怒於予三人而許
通飲食則事屬急縱懼以餘罪相累耳明日當復阻
之予應之曰必吾三人者餓死天乃雨雪乎一校者
繁情方面從傍聞之怒曰此非人所言乃食草者之

云也順之願謂予曰此言皆可紀也次日食果不進
各鎖予三人於冷屋中戒無一人敢相見門外饑食
往來紛然予三人四壁寂靜兀然獨坐勺水粒米日
不及門章生餽食弗能達生亦奮然不食間以乾餒
使隔柵潛遞之百戶雷聰居近予偶得薄粥食予三
人獄卒赫然詈叱之卽欲以樞鎖苦聰聰再四謝罪
始獲免時東廠月以六人日來覘視楊棟國用者孝
子也其母病棟嘗刲股見予三人展轉阻阨嘆曰豈
可使懷忠義者困迫若此乃往見司官謂主上仁
聖於三人者欲其生不欲其死恐未可以非道相加

而使饑以死也於是司官使許煥吾得自供米物
君恩浩蕩終不加怒予三人得躬繫糊口相與痛省
愆咎以答 上王成之至仁而延此災患之歲月耳
自予下獄身負重譴凡士大夫以罪繫獄拂 上意
者司官必以予例處之如兵部侍郎張漢都給事中
尹相林廷壘張堯年御史何惟柏桂榮一時下獄者
皆絕其食時煥吾在獄故諸人皆得食以自致而忘
其爲剝膚災也及予三人復下獄始知凶禍切骨而
日所履者皆窮絕之地至是則有致命遂志而已矣
予所居屋前有左右二屋皆南向屋中不設櫃木往

時士大夫下獄者皆居之未有居深室囚木者而居
之自予始亦未有絕飲食給囚米者而絕之亦自予
始竊恐復有觸忤權倖而下獄者必藉口於予今日
則枵腹待斃者或有之使豪傑解體而時事不可救
藥安知其不基於此乎是予以一時狂妄之罪而貽
國家無窮之禍也煥吾順之嘗曰己身不足惜而懼
以罪累朝廷耳故述此爲憂世之君子告時嘉靖乙
巳年季冬望日書

蕭御史端蒙傳

林大春

蕭御史端蒙者字曰啓嶺南潮人也父曰與成武
宗時舉于鄉第一尋舉進士為翰林院檢討今上
即位稍遷至修撰承務郎以憂去蒙少事父治老蘇
之學與季父潔俱季父多技能任俠而蒙沈靜有器
好讀書客過父父使侍食蒙嘗嬰絰而食父怪之客
故於衆中斥其名陽謾之者盡受之不與校也後舉
季父下第而蒙與從兄來鳳並為上春官蒙舉嘉靖
辛丑進士召試文華殿補翰林庶吉士改御史而從
兄竟不偶死蒙為吉士思繼父之業下帷於情與大

梁高拱晉人裴宇同舍恒相讓嘗著論二十餘篇幾
十萬言光祿大夫少師言見而奇之學成會言免相
出爲山東道御史御史自抱奇不欲談說諸公又不
喜銜物以致知者亦少云御史既失其父業以不世
其官居常深念然獨伏思御史之職得以循行天下
糾官邪觀民風以諷勸主上遂慨然有四方之志
上二十三年有詔詔御史治軍畿內畿內軍多異屯
而伍往往散沒其勢莫得而齊御史以爲不若以同
屯同所爲伍休則鱗次而居行則魚麗而陣以庶幾
古人比閭族黨爲兵之意言上 上從之明季人報

會海內無事 上遣使者分行天下問民所疾苦御

史使貴州貴州蓋夷中地故嘗介諸梁益間無專使
嘉靖中始置一道然 天子終以爲邇非文物所亦
略之御史至會有銅平鎮草之寇因上疏請置重臣
撫綏其地其略曰臣聞鷓鴣余百不如一鴟千夫牧
羊不如一豎何者勢有所重而權有所專也今貴州
雖嘗建置撫臣而紀統不一兩省諸司以客相視謀
莫異同動相牽制一方有事彼此提衡而立此威信
之所以未廣而疆宇之所以未寧也誠如臣計宜放
兩廣汀贛故事特設部院大臣一人以專西南之關

貴州
廣諸
此

自貴州四交之地地無夷險悉以制之吏自川湖雲
廣諸路兵司而下無賢不肖悉以聽之其調度兵食
有不用令者許以兵法從事如此則熊羆之師奮死
而金石之士守官矣此臣所謂長久之計者也先是
貴州試士皆會于滇南至置本道始得專試然其額
未廣至是御史迺上書曰臣聞由余夷人也而窮於
秦相如蜀產也而文於漢故王者之治無外而聖人
立賢無方今夫盈尺之網不足以羅燕雀而矰繳千
尋鴻鵠將下之彼其所持者廣也今使貴州之士拘
於額而不得廣有司因循以為定制使遠人無所擬

增試
士始
延

化非所以崇廣聖意屬夷俗也臣愚以爲增之便於
是 天子皆報曰可爲置重臣及增試士焉明制諸
所置吏率加意中州至雲貴間多以于郎留爵者爲
之或謫罰去又地遠去者憚經歲時事寢不治於是
御史奏以宜重郎吏之選又吏有行能秩當遷者請
自近地移居之繇是名吏稍稍出與中州等明年使
者代至御史還道病因自免家居間采其鄉之長老
之言吏治之弊民所隱痛而不能自言者爲代之言
凡六事以聞 天子方下吏議未行會北虜人寇逼
近京邑詔下諸道故所免吏有名稱者悉起於是御

史復起爲浙江道御史大司馬列疾議請邊兵入衛制詔遣御史之綏德得精兵三千人賜金若干斤緡若干疋尋遣南行江西江西藩王素驕縱自宸濠反時頗不奉法及宸濠誅稍戢已乃復縱江西自撫劄大吏皆斂手而謹事之或與晏遊會御史行縣吏收民間俊秀王麾下剽而奪之辱其長吏於是御史劾王不道捕麾下治之境內肅然自是頗不與大吏撫鎮合矣是年又當鄉試士方鎖院三試之畢院災甚急御史乃亟收諸所所讀試士文數千卷下令曰諸所吏無大小救火者如得士之嘗不救者如蔽賢

之罰衆爭赴之火乃滅比較文得士士無遺者御史
本收試卷之力也於是御史自劾監臨無狀 上原
之諸司得不坐時當代者未至有喪御史復行江西
如故蓋先後凡三載江人至今思之三十二年甲寅
復命赴闕廷議欲遷御史爲廷尉會病疏未上其冬
御史卒御史爲人體體重步寡言笑然性尚簡朴習
勞探知人情循行所至未嘗侈奉輿馬臨軔士民煦
煦然誨之不勅至姦宄亦不能蔽也所部事無大小
必親省決無問寒暑以此吏莫敢欺然卒以勞復病
罷形骸神竟死於此云初御史與某地人某者並居

臺院御史之江西而某入南粵某因諷吏大索御史家數其父罪捕曩與御史同學者季父某某貢如京師及其庶弟某某亾道奔死御史有二弟端貢端升者亦以鄉薦階計北上下第客吳越間不得歸或以告御史御史曰吾嘗遇吏厚何得至是不聽後御史代還其人尋悔乃檄吏奉幣謁其父及御史吏因設爲敬伏謝御史御史謙言不敢當終不及前事其後父病而季父潔遙拜光祿署丞以歸吏繼至竟承故吏指捕治之僂辱其家蓋其時御史已死矣贊曰蕭蓋殷微子之後世有聞人唐漢以前故不論論其近

者自宋漳州公而後有潮陽公容州公巡海公程鄉
公山西公給舍公以及修撰公至御史益十數世矣
何其盛哉豈微子之遺烈歟余嘗聞之師大宗伯歐
陽文莊公謂御史之行縣邑也有古使臣風余渡江
御史過余余觀其狀良然方御史下江西劾浙王諸
司望風伏慴豈遽不能絀一吏哉乃竟不爲其亦
於挾私怨快恩讎者遠矣雖然御史如不死者其志
豈可勝量耶

監察御史蒙泉包君節墓志銘

徐階

嘉靖丙午蒙泉包君以侍御謫戍莊浪後三年厥妣楊太孺人卒于家君痛其生之弗能養也疾之弗能侍也歿之弗克奉以葬也窮晝夜哭泣比卒喪衰經不去體又五年弟侍御吳石繼卒君拊膺號曰誰代我奉時祀者於是哭益悲竟以是得疾歲丙辰六月二十八日卒于戍所年五十一初君生五歲而孤太孺人身教養之勤苦備至及嘉靖壬辰乙未君與吳石接踵舉進士君以東昌推官徵人北亭而吳石中書舍人爲南御史太孺人則已向哀君之按滇還也

將上疏乞侍養會吳石以終養得請太孺人恚曰教子者獨爲身謀不思爲國家用耶君不得已入朝未幾奉命按湖南劾中貴人不法若干事爲所誣構得罪當死 天子憐而活之故君之赴莊浪雖甚危苦未始有不平色其所居頽垣敗屋不蔽風雨而君處之甚安獨以太孺人故悲傷蚤殞謝雖於君爲不幸然亦足以觀忠孝之大節矣君爲人慷慨雋爽口所欲言不顧其人之忤于色心所欲爲不計其身之及于繫嘗清茂福建出按滇南鎮守世臣悚然爲君降禮而食墨之吏望風解印綬以去至湖南先聲所被

莫不震疊一時稱真御史者必歸君然君亦以是不見容又無財足以自收其卒也棺殮之費皆出西寧兵備大梁孟淮孟益素與君以意氣相許者也君諱節字元達號蒙朶其先嘉興人曾祖俊贈南京禮部郎中祖鼎與其弟鼐同舉成化戊戌進士官至池州太守父志齊曹涇楊氏君遂占籍華亭領應天鄉薦以起所著有苑詩類選四成北逮錄通考意抄二十一史意抄釋疑錄湟中稿合若干卷

四川道監察御史嚴君天祥墓表 韓邦奇

嘉靖己酉十一月十九日君卒于京邸既歸葬遵明年十二月君弟天祐請表其墓君諱天祥字叔善號雙洲姓嚴氏吾關內馮翊之朝邑人也嚴氏之先唐嚴思善之後思善有大節善推占武后時來周峻法思善獨尚寬平全活者甚衆來周疾之謫交趾後稍遷至著作佐郎兼太史令官至禮部侍郎子向爲以翔尹今西原有思善墓祠云父諱堯輔母李孺人君生而靈異穎悟過人八歲能然前人學論語卽通其大義十二入縣學歲試兩魁諸生會憲開州劉君何

有精鑒得君卷曰嚴生國士也於是遠近無不推嚴先生者庚子中陝西鄉試第六刻經義爲士程甲辰登進士授絳縣知縣期年而絳治人知向化野無盜賊案無停積獄幾空虛有兇犯毆傷人股致死者累檢傷股人骨無他君取二股骨察其形色長短新舊不同大訊之兇犯具服蓋吏伴受兇犯賄潛以他人枯骨易之寡母告子不孝君廉得母與僧姦狀憐而釋之亦不治母曰子母之際難言也撫浚有疑獄彈以付君惟明克允君之治絳也不以刑罰爲威而以廉故不苛而豪滑畏不以賤賞爲惠而以靖故不擾

而民衆懷不以戒令為期而以信故不勞而庶績然
而君又敏達勤慎故並其有土厥鄰環三晉而鄂
者七十餘絳縣治行第一撫按共聞于朝戊申徵拜
四川道試監察御史明年實授未幾疾作彌留卒邈
君生于正德甲戌某月某日卒得年三十有六君性
孝友五六歲時每遇美果食必先奉母既長朝夕惟
以承歡父母為念母病泣跪進食呼天而禱艾落一
齒持之泣累日嘗因事諫父父怒以履踏其面笑而
受之父乃感悟天祐多病飲食湯藥必親嘗之學每
有所得必以語天祐居鄉謙謹重法禮鄉人愛之及

爲御史遺書家人曰凡居鄉必順天理合人情毋挾
勢凌物利已損人行無不利矣絳平陽富邑君三年
間俸薪外分毫無取去絳時僚屬士民爭以饋進皆
不受曰取予士人之大節豈以去絳而遷其守乎昔
兩漢取士以孝廉爲首成周設邗君養恬爲先夷視
君履居身之珍治絳之美兩無所歉云

山東道監察御史守愚朱公墓志銘

嚴訥

昔在正德辛未甲榜吾邑常熟登第者三人其一爲古愚朱公寅至嘉靖甲辰榜吾邑亦三人其一則公乃古愚公之子也邑先有重慶守葵軒沈公者爲人敦慎富經術而古愚公父慎齋公丙鄉其室故古愚公之學有師承云而公幼負穎質又淵源於其外大父與其父之學也十歲卽能屬文句輒驚人甫成童失怙恃則菽修於蘇之何山寺手不停綴口不絕吟蓋下帷發憤者歲餘而攜家所蓄書讀之殆遍由邑庠入太學每應試士莫能先公大司成陸文裕公以

文鳴一時見公卷旣拔以冠士且嘉賞不置其年遂
領鄉薦於願天六上春官以甲科除知山東之昌樂
縣昌樂土瘠民窶俗驚剽劫且孔道交衝結轍旁午
似非恂恂儒者所堪也而公以愷悌之心行拊循之
政驅游惰禁滯酗督農桑弛征役民所利病一切罷
行以其故農狎於野商輯於市卽頑悍之徒亦多化
而良矣賓旅載途應以簡易事不稽滯而閭閻不駭
暇則簡萃校髦與之講業課稅而旣造之部使者入
境旁縣民持牒訟者必請曰願發昌樂令訊鞠卽死
不恨蓋境內則絕無訟者凡訟於昌樂者多旁縣民

也部使者揖公進曰吾聞民謠云田有黍苗野無寇盜吾父朱公體天行道爲民牧者顧不當如是耶於是令聞籍籍交相刻薦有詔徵入擢南臺御史巡上江尋丁繼母湯憂服除補山東道御史御史大夫崐山周公民譽也謂公持重使兼攝四道縮印纍纍時執政逐不已附者忽遽治及公廷杖幾楚出判鄭州公不攜家而孑然赴鄭渡濑颯作將覆舟頓反風免人以子方方之其治鄭一如其治昌樂鄭民德之亦不異於昌樂之民會浙中繕兵部使者才公因檄之行鄭父老孳孳留公擁衛不得前伺間出城輒復

昇輿入其見愛戀若此公之惠澤深結民心可推也
遷知遂安縣公亦以治昌樂者治之歲侵民沮山發
礦格殺官捕其勢張甚將蔓一省部使者檄公剿平
之公蹙然曰民不聊生計無所出直利此土中錙銖
度晨夕耳何用煩兵魚肉我赤子且濫及無辜爲乃
引兵駐山下遣人諭以禍福羣盜於嶺上望見公羅
列而拜大呼曰仁侯有令吾屬敢不服從衆立解散
去不復嚙聚而所全活者不可勝紀部使者獎之有
文以作人武能輯亂之語無何遷叙州府同知初公
拜憲官念有言責欲亟効諫直而見謂當路掣肘有

未易行其志者則遂有意於卷懷矣既免喪悼於就
道同年翟文懿公艤舟強挾之行公乃指虞山誓曰
吾不久當考槃此中軒冕外物豈足以累我哉及落
職倅州則曰此君命也吾豈敢違乃又強往然非
其好也至是則喟然曰吾業已倦遊吾惡可復蹈嶮
巖乎哉於是馳還里第稱病不出所親勸之往堅拒
不聽或乘隙聳踊輒觸以醇酒令勿復聒也所居旁
有湖山公築臺濬池取可登臨而寄適其間日以圖
史自娛興至則集賓友暢飲爲樂不更問器涸事公
平生恂恂溫厚待人色和而禮恭內不設城府而外

亦不修邊幅臺中時嘗謁郡守衣不爲繡郡守易之
後覺而悔謝之公自若也居鄉益朴素無侈靡之飾
人且不知其有官者不虐人詐不暴人過不嫉人得
志人卽有犯莞爾容之古愚公清白無好田宅公旣
仕始漸購之而宦囊虛常從人稱貸公家雖無僥貲
而好賑人之急嘗爲其外家置祭田以蒸嘗其外祖
父母而因以時讌會其黨其先世所遺舊居則讓諸
其同堂之兄視異母弟存愚君不啻如同胞所以保
護維持之甚篤姊旣適而貧則迎而養之凶妹有孤
則收而撫之下至穉穉亦莫不煦嫗育之人咸謂公

長者以此世本汴人宋南渡時家於邑之橫瀝 國
朝有晚翠公景以學行爲學者所宗生孟章公堅孟
章公生慎齋公始徙邑城慎齋公則生古愚公仕至
工部都水司主事娶於鄒以弘治壬戌正月二十六
日生公本其名子喬其字守愚其自號云

江西道監察御史護亭沈君楠墓誌銘

范應期

君諱楠字汝材自號讓亭子世居武林郡中高祖耕
築公忠出贅漳溪丁氏子孫遂爲漳溪里人後東歸
公文炳以貢授繁昌訓導仕雖不顯而內行甚備能
以德誼望于鄉訓導生望雲公天祿望雲公生就堂
公致和娶唐氏而生君是爲君父就堂公嫻於文詞
聲名籍甚武林大師涉毛詩以教者必首就堂公而
就堂公數試有司歎不第於潛人禮爲學傅竟死於
潛當是時君年二十四逆父喪甚哀養母孝人業已

奇之而君少負異才既承家學與胡元靜丁元昇卓
章甫兄弟爲友其始爲諸生業工甚而兩卓君年少
才美丁故多圖籍能盡出陳示君益與蒐羅讐校揣
摩貫穿而爲文以故其業獨精一時名能爲文章者
咸推避弗敢並年二十八舉嘉靖辛酉浙江鄉試戊
辰登進士奉使三邊歷三關太行之險慨然有封狼
居胥意尋授南昌郡李南昌簿牒叢委獄情詭秘君
防檢旣周聰察尤慎姦欺屏息請謁不行以故幽
達人雪覆盆之冤市絕橫權之辟其最著者郡人
范某兄弟爭產君用一言感悟和好如初贛州周某

父子並戍遣君廉其誣立爲昭雪花園鄉故稱盜藪
役久無功君受牒單騎詣賊賊皆面縛悔罪願釋戈
歸農君白于部陳者盡解縱之事聞有白金文綺之
賜君雖法吏以誠長者處官其感化類是大江以右
部使者撫臣交薦于朝士大夫行過豫章訪爲吏之
著者必聞南昌之名聲稱翔洽遲以爲法從三載考
績例得贈父如其官母與妻封贈皆孺人 今上元
年召爲江西道試御史閱數月拜眞議察四門令嚴
禁豫寺人門卒皆相戒無犯也君每有論建務持大
體同臺宿舊多自以爲弗如又二年巡按陝西下車

問民所疾苦延見藩臬諸大寮諮以吏治失得及部
中豪不法政事所宜廢舉與廉屏墨威暴澤枯君且
詢且行孳孳若弗逮又閔延綏兵馬入衛之疲勞遠
薊苑馬寺芻餉之煩苦西安鳳翔漢中三郡分辦花
馬池鹽課之利害方欲條上方略請行之而君既以
觸暑西征焦勞卽事行部諸郡邑埋輪攬轡風稜凜
如而君且劬瘁骨立未及上而疾大作矣削疏引告
待命耀州竟以是卒士民相與悲傷之掘發關中關
中人白衣冠而送者如堵皆緣道哭泣夾車轂頓足
嗟嘆焉君爲人孝友疎節而廉于財遠聲利如賦喪

父食貧事母唐孺人曲盡志物撫諸弟宗族有恩與人交無少長賢不肖咸盡其心絕口不郵傳人過失其篤厚如此生嘉靖甲午卒萬曆乙亥年僅四十有

二

御史徐公鳴鶴傳

祀志

徐鳴鶴字子齡生而奇偉卓犖裘冠連試于有司皆第一嘉靖壬子舉于鄉七上春官然後第蓋隆慶辛未也授屯留令屯留土瘠而民怠吏胥多乾沒爲姦公至一切絜法以提衡之矧然一新撫摩貧民無所不至會以憂去民皆樹碑頌德爲生祠以志不忘服除補棗強公知棗強非屯留比乃更與百姓相安於無事未幾復大治尋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按宣大所部有不法者悉窮其狀吏民靡不懽服貪污望風而解是時邊郵多故公亟陳邊政十款疏上 天子褒

嘉之若恒指麾邊事，卓然皆當。竊察雲谷之人，倚爲
長城。是時子元已登進士，爲吳江令。公每于家報中，
無它長語，惟以清耐二字貽之。尋以病歸。久之，拜山
東道監察御史，巡福建中道，以疾舉而還。是時其子
亦拜陝西道監察御史。父子同朝，蓋希。遊云臺使者，
爲表其里，以榮之。公存心正大，一毫不肯假借。然坦
率無城府，故人皆樂于觀。近生平好施，予掩骼埋胔，
若或不及。至今鄉間愛慕，不忘相率爲祠于西門外。
與黃公并祀云。

爲民御史胡公泮傳

王世貞

萬曆初一御史上書言事忤旨奪職歸而曰吾編氓也卽自稱吳氓云旣病劇而謂其友人曰死幸呼我爲民御史友人者王叔承也於是叔承草爲民御史狀而屬余傳之爲民御史者胡泮字原則世爲常之無錫人其先有儒行而隱耕獨其王父良佩與父贈御史君親隱酒贈君之與伯兄暨兄之子皆天於是胡有三節婦而君之母封孺人闕稱以明淑稱甚愛君而誨束之君少穎秀所授書輒誦對冠補邑諸生娶於浦後封如闕浦有母而發亦來依君君雖爲

諸生負僑聲然家以食四婺故貧卽闕姑婦拮据理
生不能給而婺之長者趙數責甘毳於闕君乃行館
已氏束脩之美得少緡錢時時佐趙其又不給君泣
呼天曰柰何闕室長者共又獨勞母心耶然君益不
廢學遂舉鄉薦成進士矣會有詔選庶吉士讀中秘
書人以謂君君笑曰庶吉士文弗及程出而給事御
史令課吏高等則入而給事御史吾文而出乎將以
吏入乎等耳令能得於民勝於是通州進士顧某意
與君合曰且以試筆札費沽酒其醉耳君之謁選得
承豐令初蒞令而吏白解舍掖當治君笑謂治費云

何立召工而授之算率減十九有構訟者君按情取
輕麗法而小寬之顧購得其主文者謂曰汝笑訟之
利而不笑訟之害也以三木囊其頸匝月曰蓋此曹
庭稍空矣邑多薦紳大夫君抑之不使食齊民而造
請酬酢必以禮當受賦君必投謁謝謂令不敢以法
加賢者顧諸公之謂何諸公人人悅輸恐後也客過
邑故爲帷衣冠抵掌甚口君陽過從與語得其狀立
扶其妾出諸境有誚君胡草草者君笑弗答也客尋
用宿駟盜事發他邑君乃曰盜而衣冠吾不失之彼
衣冠而盜將柰我何君爲令七月而丁母闋憂去官

士民遮擁不得去立生祠祀之時有成御史薦諸朝
且曰七月薦非例也能取諸三載以加七月者誰乎
服除補安福令滿歲入覲僅數舍而裝竭貸故人得
二十金乃成行所報謝諸公取成禮而已人亦無敢
望之君之治安福其操舍大率倣治承豐而加以文
彩安福薦紳大夫不啻倍屐至燕中城巷其交口譽
君若一而君聞不憚曰吾得之安福薦紳大夫聲甚
不若嚮者永豐得之耆老女孺色也尚書以尺一召
君試監察御史君試御史治東城賊曉緹綺家惴惴
相戒毋犯君琅璫而君所上書有所侵中貴人語報

聞君每朝中貴人輒目攝之曰是悍御史耶小遲去
我曹當見魚肉而紅星犯禁垣君時已得按遼左乃
上書言事事頗及宮壺君大約謂天子方幼冲
慈寧能攝之欲以彤史見忠而中貴人指摘有所譏
切幾麗大辟輔臣宛曲解救乃削籍罷爲民君從戶
部給繻出跨一驢都門客爭勞之曰御史也而民雖
然真御史哉一中貴人沃之酒以好罽衫強被君背
曰毋謂我曹無人卽從君死不難也公之爲諸生固
已任俠赴人之急甚於已而自御史罷歸其自喜爲
俠益甚諸微時有德於君者君弗忘也君所爲德於

人及以事見君卻者君如弗有已監司守令嚴重君
千旄溢委巷間居不能一一報謝而所觀弗當意或
面責之又數數爲戚故辭寃滯寃從役聽者外奪君
勉爲解去然其中不無少望諸受君恩愕意外且無
可復償姑秘之而傍伺窺覲者有所請而君不能盡
應則持君蹟以修毀君夷然弗屑也君故宦薄而又
喜俠不能無挫產顧其於倫常愈篤母闕歿而存娶
者姆趙丘媵錢所以事之如閨會浦孺人有息色君
不獲已乃若示廢箸者而歲入額米五十石以其二
娶仰亡歲亡廢也妹適李生而大有一女母女者君

謂嫂錢姑女之及長嫁女如已女李生宴君時時
之稍不給則以詈報君君好謂卽詈我我必以剛報
君旣用宗戚故見宴而至於客則心好苟一技名當
君者亦折節兄事之舍館傳餐侍酒竟夕不倦其所
尤善卽叔承舍中兒每謂人吾見主君猶嚶嚶見王
郎自色粟也君素趨輕僦齊力嘗道晉陵醉後舟出
觀白龍橫墜水且濡矣忽矯起蹈空上觀者數百人
咸異之君爲御史而顧生以覲入與君飲適掉臂曰
吾臂任御史君躍而立顧生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
臂嘗與客游匡廬秦餘諸山客方飲山陞睥睨間君

已獨身取問道陵巉岩而登箭闕握凍雪下勞客矣
君歸而於吳越諸名勝靡所不究梅時玄墓翁時婁
江桃花時蟠螭芙蓉時西湖木時菁山葛仙井楊梅
時光福櫻桃時北固山以至太湖月錢塘湖虞山拂
水吳淞海探不陽善卷張公諸洞弔泰伯延陵春申
伍胥范蠡要離伯鸞遺跡陟龍池岩觀虎關金山呼
鼉食及網鱗魚作鱸間手採波菰葑甲石耳菹羹組
佐飲若惠山梁溪園則几席之矣君所適母問主其
主耳君名逢迎恐後卽無論主其舍人子固丁亥茗
焚香前擁曰我公來耶君亦袖緡勞之以至城門

候卽丙夜懸莞待日梢遲立我公則倦矣君以好客故益窘益貸責資家不忍迫之而君亦不忍負乃別從姻故起責責端無窮而產遂大挫計無所復之則沽托酒與內以至竟歿君歿時僅四十有六也其罷御史以民稱者八年天下旣高君之節而始疑君者徐察君之秉介不食私而終信之日夜冀公復召用而御史李學顏以疏薦君僂得罪用是薦者沮止然君絕不以爲意君讀書好涉獵大義弗肯竟其爲文詞雋朗饒意趣書法亦道逸所著有承眞集若干卷王子曰叔承之狀君垂萬言其什八在俠十二在政

行夫俠者季廟之流閭里雄耳烏足以名胡君叔承
又言君喜佛事當歿之前數日與陳氏子度胡橋遇
緇衣僧胸前垂綉八卦囊以梵字一赫蹠授君曰視
之君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爲僧亦笑竟去曰不
視亦得歿之未一月而有胡僧持枇杷石一鸚鵡羸
一寘樞前諷唄移時去竟莫可踪跡也客遊惠山泉
亭者遙見君幅巾行咏入黃公祠惟之曰吾聞胡君
病今乃已耶則君之前沒一日也噫亦異矣吾聞之
夫子不語怪然微之君鄉人而信故記之夫以君之
慷慨論天下大體得意外以終歿天下能惜之及不

能舉其語尤可嘆也然以君之邁奇証或幽或顯淺
智又烏能倪也

胡御史濬傳

馮時可

公名濬字原荆世無錫人自少陵考倨虐意不偶一
世爲里人詆毀稍自裊肅舉嘉靖乙丑進士推擇令
永豐永豐民善訟公購得其計議主名嚴治不少貸
踰月庭常空無人居七月丁母闋孺人憂服闋補安
福令其操舍倣永豐而稍輔以術居久之譽藉藉起
公間不懌曰我向以循吏吏而茲以老吏吏也召拜
御史疏論諸侍中鮒入覲出大爲政靈宜加裁抑交

我問曰攝公矣會紅星犯禁垣公以爲天子當陽
四方是則宜謹關雎之治令女史進彤管兩宮鑑別
衷辟譬之雞壘豕苓可以引年不嫌早畜推此意具
言之語不無過坐觸禁罷爲民公得 旨跨一驢出
春明而監門闌以白樹披公背贖以千錢曰公言所
難言慎自愛行且賜環矣姑納是酒貲夫負意氣者
我曹寧無人而獨甲乙諸公翩翩耶問其姓名笑而
不荅公歸里監司守令過公者遇之頗矜豪率任當
意欲往報則坐藍輿亟報否則已門下客伺公醉輒
處類言某所治獄寃其人爲吏急至傾家公開而肝

衡奮髯屨及堂皇立白之當路事解客受謝公開之
不責也荆石王公知其事因舉筭壽公言曰嗟原荆
御史言事職耳君子知盛名難居則務却之君不幸
有拂主名居之難矣却之尤難每見先朝言事
臣其賢者惟其衣冠以盛自負而小智者旋其面目
以苟自容皆吾所不取嗟原荆居名母及傲却名母
及濟而後可以免公領之然請見有司言事如故曰
吾豈能自同寒蟬第無染指足矣夫避小嫌而不與
人排患解紛者淺丈夫也吾不忍與人排患解紛而
有取者商賈行也吾不屑有司或嗷嗷與公不相能

則數數乘酒狂語侵之有司念至曰我何難治是白眼兒因以毀於監司諸公自是干旄希至矣公甚困則徜徉山澤以自解慰江南奇蹟屐齒無所不徧登燭霞舉濟勝之具恒自過人與山人王叔承善叔承工詞嘗以示公公却曰恐用是脉脉咨咨為哉大塊噫而萬籟鳴貴自然耳為文若詩銜口恣吻自足玩諷然多悲壯激烈以洩其不平人或稱之直臣曰曰謂我豪士若酒人可謂我直臣我敢有是名萬曆己卯哭伯母過哀病歿囊無銖金踰時始飲人更目公廉士云

河南道蓋察御史南濱陳君墓志 余繼登

陳君諱登雲字從龍別號南濱順德府唐山縣人萬曆丙子舉于鄉明年丁丑成進士與予同籍予始識君於時人中見其論議慷慨有烈丈夫風謂此少年英氣耳徐叩其中則古今善敗畢具下筆泔泔數千言可立就問何以能爾君曰吾少病疴百療罔效爲家大人憂竊自念疴者否也可以也否惟窮理乎因下惟日發諸載籍讀之更無他念蓋二載而病如失遂有今日予笑曰固不聞書能療疾君旣以此治身矣今漸服官可以此治人乎君亦笑曰吾志也

誓必不負予壯其言戊寅除鄆陵令君至鄆見細民
苦於豪強文法舞於奸吏冗費無節賦役不均田野
荒蕪學校頽廢河水爲患流亡載塗嘆曰此一邑之
病也首黜積役數十人捕所謂五虎者置之法躬履
畝岫度境內田爲三等賦役以是爲差變大班坐月
爲會銀歲所省以若干計令訟者得以墾田贖罪所
墾歲百餘頃爲建屋宇置器具牛種以招復業者來
者旣衆復教種植桑榆益其生業洪溝青泥諸河爲
扶溝所壅歲溢爲災卽力爭於部使者卒令隣封毋
得壅激而河患頓息斥俸餘捐贖錢新學宮拾學田

興除之外一意以教化爲務癸未拜監察御史君爲御史初按遼左次按晉後按中州按遼時適當大門上罷遣大臣以屬君君爲悉心稽覈條上安攘十事而其所特疏者在議賞功之異大畧言首功之賞給發不時貧軍不能枵腹以待不得不窮之富人富人挾其貲以冒功累級多貴至參遊者此其人力不能禦敵智不能謀虜而冒濫名器混淆體統役占軍士糜費俸給邊鎮之蠹無大於此在晉在中州值歲大饑晉人猶以木皮草根雜土爲食中州則父食子夫食妻以人爲市以鴈糞爲糧矣君皇皇然爲請綱請

賑請弛山澤之禁請借留都之儲 天子手其疏劄

然動念爲發帑金數十萬以至官闈察案咸捐俸佐之而君亦自清贖金得萬三千爲郡邑糴本至今爲豫人利益遼左之冒功如人有痼疾牢不可破而晉與中州則譬人病疋羸奄奄待盡非急扶其元氣不可復生故君先其要者如此若夫約已率屬激濁揚清則君之丰裁嘗有餘勇不能殫紀矣君居西室先後侍經筵監會試主計吏筦京畿壯懷直氣霜霜風行有觸必言有言必盡如疏論陸冢宰羅宗伯徐回卿胡都諫鄭戚院多人所不敢言者予謂君立朝以

正直忠厚爲本茲不太甚乎君曰不見吾危乎則邪
吾職也若事關宗社吾知而不言則吾痞將復作矣
矣豈必機穽之間斧鉞之下能成人哉君獨立行一
意大率若此信陽王太史素不識君見其祈天永命
疏嗟嗟嘆賞謂爲隆萬以來奏章第一忌君者爭欲
甘心於君而主上明聖竟無微譴加君者君幾滿
九載推少京兆廷尉丞俱不報君度不爲世所容卽
以假自劾歸君所居當孔道行李往來慕君名多就
問者君雖抱疾猶喜肅客每語及時事意有所不可
輒不勝憤至強起坐榻上語刺刺不能休以是病

增于嘗貽書戒之而不能從也久之遂卒是萬曆丁酉六月距生嘉靖庚戌七月年四十有八君將大有所樹立而有志未就竟鬱鬱以歿蓋君之少也瘠在
一身通塞之權自己操之故塞者能通而君病已君
之仕也瘠在世道通塞之權不自己操之故塞者卒
不能通而君病歿狀謂君憂國憂民歿而後已信哉

浙江道監察御史雷公士禎墓志 孫 鏞

當萬曆壬午歲天下藉甚稱雷御史也於時權相某者病憤憤矣其黨不自安其謀所以自周思代相者少宗伯某楚人也次可及其黨曰某乃以舛食者何爲有無又謀將以權相子一人繼之而兩子方爲史官不得躡數等以進日夜相傾無策於是代爲權相疏薦相六人公私參焉而其公者素和柔多可且近衰謝其黨以爲易制因置諸首乘權相未絕時上之而內有閹尹爲之主時見相二人沂州吳縣比命下則某邑公儼然居吳縣上矣滿朝詫愕其黨道所

知書曰某旦夕卽去某不足忌某邑公富國大師如
存耳彼喋喋而咕咕如吾黨何某某謂二見相也自
矜滿如此是時吾國柱拜御史甫三日卽上封事極
言某不堪相狀權相猶在牀闌尹持疏不下人人爲
國柱危比權相計聞 旨乃下若曰某係故相某首
薦御史何撫往事爲說不罷某亦不罪國柱若兩解
而天下已知 上意所向矣時有以書抵京者曰比
見白麻無不駭耳洞心得柱後彈事旨下無深語衆
稍安耳其爲人倚重如此然彼黨爲謀日益甚擬徧
以私人布要地共執政柄若將盡天下之人才易置

之所在四五爲儔屏人密語氣焰甚閃爍更熾於故
相在日胥徒與隸皆停筆佇足以待命賴天子明
聖二三鉅公持之其謀不行尋敗白簡崛起高壙隼
紛紛落如風蕩葉某公亦罷有少宰某者彼黨魁卽
造謀代故相疏者也以國柱有前疏甚忌之或降將
有疏刺焉惶懼使人吐欵求免然國柱實無疏也或
謂流言業如此疑終難釋不若卽遂之國柱曰不然
我知彼奸不能先事舉因問乃發不直卽應之曰固
無疏也某甚喜乃更申欵曰得無蹂躪幸甚然今眾
口方煽願終無言沒齒不敢忘德國柱曰我言官也

言由我不言由我適者本未有疏故不欺汝雖然亦
憂切乎或謂既不擊何不婉言示德國柱不從然亦
竟無言也是時彼勢已敗言之者皆有功不難於言
而其卑辭來也他人答之不苦則甘國柱直道而行
不襲善不沽德出彼爲名高者數倍上矣受 命巡
漕巡漕者督諸運舟其過淮過洪皆有期往任此者
率嚴督促或廣偵伺甚或身微行以察之然猶後期
國柱約法簡易人便之頗更先期大司徒亟稱之在
丹徒中濕因病又聞僻儒人訃遂請告歸巡漕近設
其經費金無幾又爲先事者預支什二三國柱儉於

用比事竣猶餘半焉直指報命所屬史率有謝金至
武吏則以爲非士流人無從知卽書金循暮夜焉率
納之國柱一切拒絕至有持金尾至家者竟不受也
此卽致愧者告余者也國柱三十登進士初仕爲太
常博士博士不治事職捧祝板詣 上前其理劇者
乃在典簿會典簿缺國柱冒事會計精密寺務袖手
又大搜往牒作太常考八卷凡禮樂儀數燦然簡至
今賴焉 九陵祭器壞議修之國柱階禮工兩主事
往中使欲因以爲奸利聚累年祭器如山積曰是俱
當修二主事色難之則曰明年 上謁 陵問器所

由敵卽以監修名對耳兩主事愕然國柱徐視牲廩有九因折之曰太常共一物陵殿用一器此陵三少牢耳餘六安用之中使語塞姑請倍修國柱遂薄正祭器所省蓋不貲云其爲御史以博士選也此蹄疾尋愈竟不復出惟以讀書爲業間授生徒或勸之仕不應戊子十月遘痰疾危而復蘇己丑十月六日痰復作竟卒距生嘉靖乙巳正月四日得年四十九耳傷哉國柱初諱士煌後改士禎朝邑人居新市鎮高祖遜生景瑞景瑞生寬寬生贈監察御史南河公世濟娶南大司馬韓恭簡公女生國柱恭簡公諱

邦奇當代名臣也國柱早慧五歲通算法六歲就塾
師學卽知所授書大義爲同學兒誦之恭簡公甚愛
重常置左右楊忠愍公繼盛恭簡公門下士也言事
譎狄道尉入關謁恭簡公國柱甫八歲從旁竊視意
恣恣歎慕比去謂恭簡公曰客凜凜異人哉爲士者
不當爾耶恭簡公益奇之語門人張明傳曰此兒必
以諫顯第恐傷於激無益吾老不及見矣子異日盍
以吾意語之後國柱自巡漕還北地至通州又欲有
所彈射友人以義論之遂止是時國是初更好事者
爭求多焉會蒲州遊難去一二慮及者倡說不根人

心搖動然豺虎已除么麼數輩狐潛兔匿不久自散去急之則異說叢出且持正論者或未必正言愈多是非益淆不如靜也人皆以言重國柱余獨以不言重國柱以其能不言知鄉者之言非動於名也恭簡公可無恨矣

河南道監察御史益軒姚公三諫墓志

邢侗

公姚姓三讓名厥字崇謙益軒其別號也先世由太原榆社奉詔北徙占永年諱士遷實公高祖四傳而爲處士儼卽公父封文林翁封翁天齊後厚世延爲施予里有義門姚氏稱而公生異發夢于封翁云夢爲關壯繆與我戰北而痕頰已公墜地痕頰宛然也久之借璣乃滅稍長從叔父學穎悟絕倫十歲嫻爲制舉文駿發令上又數年爲嘉靖壬戌吳興潘公以督學試拔置文學弟子弟屢試不再屈指聲振膠

庠間萬曆癸酉舉于鄉連第進士踰年用次得和門
令抵舍壽二親旋以板輿之邸蓋身率婦子僅飯脫
粟而奉親則極旨甘公治披誠盡下不樂爲鉤棘和
人亦安公坦易擴悍化之若苾芻之翹陽光也欲民
怙勢將嫁絲絹稅于同郡五邑民四邑操挺起矣和
觀舉而動公亟諭之謂有令在必不忍而曹代欲民
且譟能已稅乎和以令故靡所譁卸率之四邑扞文
罔而和獨按堵稅竟以不坐一時上下服公恬鎮足
屬大事隱然具公輔望矣三載上績父母以下受四
勅如制又二歲公及于徵矣值母孺人棄養倉皇扶

樞歸邑民攀號如喪厥妣枳其車三日不得行已相
與醮金建祠勒石紀事他以常食位祀公者千家矣
癸未服闋拜山東道監察御史乙酉出按三河縣周
視醴池劑量池勢高下元潦別爲滕畦湖車以時轉
運不令亢乾潦淖莫可執誰猶大土炭低昂屬諸造
化而以吾陰陽反移之能乃大有秋于是三河不至
割裂方幅爲長蘆倍公之力焉丁亥出按陝值歲大
侵公一意荒政發賑勸貸迄無餘術至感神示者石
爲楔橫石爛可嗽也奏石于朝舉朝咤異謂公誠
感公按部務持大體不爲毛屑然所至不寒而粟卽

諸王國人各屏氣相下曰毋觸吾驄馬姚公他可知矣垂已于事而竣用倦劇移疾歸歸數載未嘗以片謁抵郡邑門郡邑關管不識驄馬姚公何狀諸守相令長無不凜凜于姚公甚者辛卯起補浙江道出按應天諸郡所轄隸強半公所舊耳目地一切虧除興建風裁之外佐以陽和然至郡太吏有所憑依執法則又露章糾舉畧不假毫釐人相指謂曰此其爲真御史邪及報命肺疾忽作又驟聞封翁疾疾置以歸尚及扶持未幾罹于大故哀毀踰恒丙申服闋猶委頓不能北會臺檄屢至不得已趣駕入臺補河南道

掌道事用職掌清理軍政拾遺疏中多冒時所諱
尹爲政公遂不能一日安于其位矣于時直言見訕
南北省臺幾空無人先是權璫煽焰立貴顯人同年
某氏風公往詣之公曰七尺之軀與三尺之輿孰重
君且休矣聞者咋指高之公晚居林麓杜門掃軌卽
密戚執友無故不一而遇婚喪可哀憐事則不恡傾
橐期于得當而後已擇地營兩塾羣諸子弟延師誨
之不倦奏疏剴切及他文附雅稿多逸去亦見公生
平任質不銜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五

終